



| |
|-----|
| C |
| 118 |
| 2 |

| |
|------|
| 特別 |
| ハ 7 |
| 3117 |
| 2 |

(2)



特
門 八 7
號 3117
卷 2

坊淫小序

村岡典嗣藏書

晉師代戎獲女戎驪姬以歸戎未克而女戎先以克晉
走三公子而奪其國命悲夫戎興於衽席禍慘于戈戟
則人人能言之能信之矣則又人人誰能真信之誰能
真畏之也禍水滅炎犇車亂馬乳鹿聚唐敗績相循干
載一轍自萬乘以至匹夫甘心即戎而求戒于戎何哉
舐蜜于刃見蜜不見刃矣逐兔于險見兔不見險矣加
以想念所持往而不返迷情所結繫而不脫此龐子坊
淫所繇志克也淫如水之浸物然非極浸積必不能滲

七克

坊淫小序



人故稱淫焉坊如堤之捍水然非極堅固必不勝汜濫故稱坊焉或曰饑思食壯思室非人情乎獨柰何其不情也余應之曰情則情矣縱情殖慾不以禮節之是謂戎馬生于床第而引兵自刑也總之克戎而無即戎自有龐子之言在至于卻想釋迷則又坊淫中之要旨而金城在戎矣姑未竟其說

江東崔涓撰



七克卷之三

西海耶穌會士龐迪我誤述

坊淫第三

淫如水溢以貞坊之作坊淫。

淫者何樂穢娛而不自禁之勢也。心盲不度。輕變無恒。急趨如崩。縱已情。惡天主。厭德義及身後之事。皆從于淫之惡。百爾納曰。邪魔攻道念。其車孔多。淫車爲一。豐食飲。華衣裳。閑而多寐。念擾易熾。四輪也。事順物裕。兩馬也。怠悞苟安。二僕也。

七克
淫欲心火也。此火一發，善念德願義行悉燬焉。其薪酒食其燄倨傲，其燄巖言其煙穢名，其燼惡疾矣。火初發雖微，忽之必至大烈，最難撲滅也。淫欲之初，魔陳污象，我乃動念，念動不亟抑之，則動欲欲動乃樂。既樂乃行，行久則習，習則自諉，自諉則置羞，置羞則增護，護則伐，既伐則難抹矣。諫之則怒，聽道言則厭，視義行則譏，猶腹實羶穢，遇嘉味，俱厭不欲嘗焉。經曰：好色者聽智言則厭，擲之背後，故以道義語淫人，猶以珍寶置豕前，必踐污之。

淫慾始甘終苦。魔欲惑人，露其甘，匿其苦。爾欲勝魔，則深思其大苦，始可辭目前所獻微甘。色榻加曰：淫樂無可重，不稱人性之尊貴，徒以賤體而致，携多穢污，一息遺終身之憂耳。一人多年堅坊淫感，以保童身，忽憶淫樂，謂必大美，既試嘆息不已，曰：以瞬息之穢樂，貽終身之憂悔，易童身不可補之至寶，嗟乎。

淫色者如狹口之井也，入易出難，初意可甃嘗而後已，不知未試發微易敵，既試發猛難敵矣。故自德墮淫者多，自淫遷德者寡，如漁入筍焉，其入甚順，出乃甚

逆萬入無一出焉。豕墊於穢泥。聽庖豕之聲。則駭然暫起。聲止則忘而復墊焉。墊於淫者。聞淫之污且害。天主之怒。受地獄之殃。則醒然暫置。小頃淫欲復發。遂忘而復墊焉。古有賢人盛德。顧化者甚衆。獨一好色人。累累勸誘。不能化之。或問曰。惡人多可化。此獨否何也。答曰。焉有腐物可以鈎致者哉。

人犯他罪。不必有儕侶。犯淫者。必有儕侶。邪魔以此誘一得二。故甚喜爲之。他情欲。特喪心德。淫情既盡。喪心德。又喪身福。毀名之高。殺力之強。變顏之美。致躬

之惡疾。槁幼年之丰華。速耄老之黃耆。鈍心靈。闕聰明。所入於心念。所發于言動。無非穢。巽勿論德行。一切良業。益學悉廢焉。故曰。喪身福也。既喪身福。又消家財。諺曰。腹虛色寒。故肆於淫色者。必肆於飲食也。自喜人美。又願人以我爲美。必將麗服芬芳。喜妝鬪飾。用物必多焉。故財者。熾淫之薪。諸如此類。遽數不終。財雖厚。不速罄哉。故曰。消家財也。既消家財。又損人威重。凡人一有淫念。必且目恣污視。耳放淫聽。鼻縱污臭。口肆污言。戲言其笑。輕狂其四體。恣觸穢娛。

動靜悉戾于正焉。

妨人之智行。亦莫如淫情也。凡智者之行。必踐四級而後成事焉。一謂明照。明照者。明所欲行之事。合義否也。淫情突如其來。撼心最急。迥爾而往。迷心最深。不使見實義矣。二謂量議。量議者。既明合義。因而斟酌就之。淫情著中。不容更出他念。急急赴之。如隄崩水溢。不遑徐議也。蓋淫心自無節度。安能以節度御之。三謂決定。決定者。酌議以後。審實應作。淫心急趣。污樂。既不見義。安能決定于行義哉。四謂命令。命令者。

既定于義。申命行事也。淫情傾消。心剛。令柔。尪如女婦。故悉奪其恒心也。夫淫欲喪德。坊智廢良業。損身亂容。匱財而人不知避。哀哉。

淫念淫行。苟非大穢極醜。云何人人以爲耻乎。聖百爾納勸一好內者曰。何我甫且弗敢行。向天主及天神前。曷敢行哉。爾將行淫。必求隱屏。不令我知。若知我伺爾。必甚羞而舍之。夫爾縱不見天主。不見天神。豈不明知天生。及天神能見爾乎。奚不尤羞而舍之哉。古有淫女。蠱一賢人。答曰。必欲爾共向市中作之女。

訝曰。市中衆見不耻乎。賢者曰。爾慮市中衆見耻之乎。曷不慮冥中天主見罪罰之乎。不能忍耻而能忍罪罰乎。女亦悔悟。棄淫守貞焉。

若益西國名賢也。天主賜之大能。能服邪魔。四遠被魔者。來祈拯援。邪魔無不聽之。一人爲魔所憑。賢屢命之去。弗聽。俄有一少年來。魔見之。甚怖。悲哀而去。異之。問其爲人。及今來意。答曰。弟子無德。獨早歲發志。欲遁世隱居。純心修道。事天主。自知非謝形樂。不能也。故矢絕情慾。保完童身矣。既而親命強醮焉。初婚之久。勸化新婦。與我同志。并居十餘載。相視如兄弟。內不起污念。外不作污行也。近約分別各修。弟子乃來。從初志。棄世求教矣。賢者嘆曰。夫婦少年共居。而心形俱淨。勝居猛火聚而不焚也。若此潔士。當彼污魔。能無避乎。

鳥獸無靈。而情慾有節也。雌雄牝牡。交合以生子。繁育種類。故特用正色。不論媼妍。孳尾之時。浹歲一過。猶爲貞潔矣。獨人類者。天主予之靈心。付之理銜。使御形欲。合義則縱之。否則控之。顧自倒置。使形欲反御。

而為主。靈心服從之。嗟夫。水本滅火。火猛水微。不惟不滅。乃益其熾。水反爲薪焉。靈心自能以理坊淫。第淫深。駕之靈神之上焉。則此心之聰明智慧。悉合以籌策。其穢行惡德也。既不坊淫。反益智巧於淫焉。如鷲鳥愈捷。愈善搏矣。嗚呼。爾有尊貴美懿之靈神。與天神類。有賤微鄙陋之形軀。與地獸類。舍彼德義之清樂。而取此觸罪之穢娛。非天主賜爾能爲天神。而爾自甘爲禽獸乎。禽獸雖蠢。疑有險。必舍其樂。餒虎見餌。疑阱。必棄餌矣。饑鳥疑羅。見粒不下。人明見大

險地獄。永殃之阱。不知舍其淫餌好色之人。不愚於禽獸乎。海國捕猴者。鑿椰一孔。裁容入手。椰瓢甚耳。猴特嗜之。入手其中。攫取滿握。握不可出。終不釋手。乘是獲之。好淫樂者。以滿握自禍。至死不悟。不舍焉。斯亦握椰瓢之類。而遺魔獲者乎。

人盡知德之美。且益第以爲無樂。故畏之避之。亦盡知淫之醜。且損第以爲特有樂。故甘之從之。不復知此正邪。魔欺世。陷人於萬罪之巧計矣。形軀者。人之卑分。其樂鳥獸樂也。靈心者。人之尊分。類天之神。形軀

行污有樂而靈心行德無樂乎。果爾是明使人淪欲厭德。豈天主至平之義哉。亞里斯曰。人心各向于吉樂。特形軀之樂。易見亦易得。人遂向之。而妄謂樂。不復知有靈心之樂矣。夫審味之甘苦。宜聽之身強者。豈宜聽之身病者。惟善人能爲世儀。欲辨樂之大小。真僞。亦宜聽善人定之。淫者善人不以爲樂。獨心病。趣淫之人以爲樂。何足憑哉。饑渴形虛也。德與智之。神虛也。身。食飲而飽。神積德增智亦飽。夫心向德。智深於身。向食飲。德智爲物。亦清且實於形物也。身飽於敝賤猶樂。心飽於清美不樂乎。無論他樂。爲天主絕淫樂之樂。尤大于淫樂矣。矧蹈仁義之樂。與夫心淨身貞之樂。與夫望天堂。見天主。接天神。及諸聖賢之樂。與夫天主日所賜虔修者不可言之大樂。固非世所謂樂者。可擬其萬一也。故曰。世間有樂。獨淨心得之。得嘗此樂者。遂以世樂爲大苦。悉厭棄焉。色。擗加嘗謂好色者曰。我勸爾絕色守貞。豈欲爾無樂。正欲舍爾微且污之樂。易爾大且淨之樂也。正欲樂生。自爾常永無涯。勿索於外。與物同盡。正欲食之於清。

泉勿食之於汗潦耳。况狗淫者必有罪。罪在憂懣必隨之。故雖備得世間人所爭羨者。亦不能安享其樂焉。夫德自有大樂。爾不覺焉。何也。形樂德樂相反相滅也。爾溺於形之穢樂。焉能知德之清樂乎。且世行初慙其。後永苦。德行初慙苦。後永其。爾一嘗初行德之微苦。遂以爲苦也。畏之避之。不猛於進。安能至其境。享其甚其永樂哉。古賢有言。爾欲得實樂。期緩隨在勞苦後。勿亟取在勞苦前。

身貞心貞。貞乃爲德。身貞心淫。非貞德。乃貞貌矣。且淫翳矣。經曰。凡視婦女而願之。其心已犯姦矣。絕色豈遽爲德乎。絕色者。志克已。戒形娛。以感天主。潔心修道。事天主。還償前罪之責。乃貞德大績也。天主及天神重之。邪魔畏之。若絕色以期盡年保身者。縱非罪亦非德也。特自愛之情耳。以此故。絕色者。卽斬淫行。豈斬淫心。淫心在。淫罪亦在。若絕色釣名圖財。則以一惡攻他惡。舊惡不除。而新惡加矣。又有人焉。心慕貞德。而怕起淫念。未能悉制。既不勝其繁興。以爲貞德非已所能守。旋復自棄。服於淫欲。此尤非也。夫初

發之念。是不在我。雖聖賢難悉免之。又非我所能豫坊。不爲罪也。淫念動。我或樂想之。或欲從之。乃成爲罪焉。若不樂不從而惡之。敵之。豈惟不損貞德。其貞德彌堅。貞功彌大焉。古有人學道。志欲守貞。淫念繁生。其師賢者問之曰。爾願我祈天主。除此念否。對曰。否。勿祈去之。惟祈賜我坊勝之德。力足矣。問故。答曰。德不受攻不成。將不欲鬪者。不欲建功受賞矣。

他情攻我如讐。淫情要我如友。他情以苦。淫情以甘。故于敵爲勁。其害難悟也。他情外來。淫情內出。我此身形。自爲其媒。其攻最繁。夜眠不已。誘惑于人。極易極衆。欲保貞德者。先須讐視本形。若欲守貞而厚養身。是毆犬而投以肉也。凡邪魔以傲妬貪諸情。攻而不勝。以淫攻。鮮不勝焉。世人不染他惡者。尙多有之。不染於淫者。幾乎。故淫爲邪魔巨網。世人幾爲羅盡也。夫向色之心。與我生俱。我此本身。天主所賜。以育子孫。傳生人類。天主所爲。事必有節。從節則善。違則惡矣。一夫一婦。正也。外此萬狀。悉皆邪淫。若心樂想之。身行之。則違正犯罪也。上天之樂不得。下獄之苦不免。

七克
焉。經云。行淫者。無分於天主之國也。不特爾也。夫婦之欲。亦有節焉。志爲生子。行不過當。則正。志爲樂邪矣。或曰。我有正妻。弗敢外淫。一賢者謂曰。爾家釀不可醉爾乎。

淫罪多端。男淫最大。我西國。凡罪皆名以其罪。獨此罪者。名爲不可言之罪。示此罪。行者污心。言者亦污口矣。罪惡。天主悉惡之。而惡此罪尤甚。經云。殺人淫男。二罪。恒呼天求罰也。蓋乾男坤女。是爲生理。一夫一婦。是爲人道。淫女者滅人道罪矣。淫男者反生理罪中之罪矣。女淫。以人學豕。男淫。豕所不爲。更下焉。經記昔有瑣奪馬國。地豐饒。用力微。而生產裕。其人富厚。優閑。恣于男色。天主久埃之。不悛。屢戒之。不聽。故厭惡而約罰之。經曰。瑣奪馬人。劇惡於天主前。天主亦曰。瑣奪馬惡聲日大。其罪特重。吾欲降視之。釋者曰。此罪甚大。聞者怪異難信。故天主之言。疑而未信。欲降觀果否也。此國之中。有一賢士。名曰落德。天主遣神促令出境。遂降大火。草木室屋。人畜鳥獸。諸物。頃刻煨燼。從此至今。三千餘載。地不生寸草。山石尙

存火跡。遇火輒燃。惡臭不可聞。海不生纖鱗。名爲死海。海風中人。輒生諸疾。我西方從此傳知男淫之罪。天主深惡。重罰焉。爾犯之。而天主未遂降殃。詎寬爾罪。正俟爾悟改之耳。不悟不改。積怒甚矣。經云。勿謂我已犯罪。今患何在乎。天主雖暫忍。必有時而報。目下之遲卒。重補矣。

淫念初發。力微。以善念亟坊之。易勝也。兩情相反。人心不能兼懷之。善念在淫念無自入矣。有賢者曰。我一覺此污類。欲扣我心門。亟入心內。闔戶扃牡待之。援

善念爲輔。枝柱之。彼來扣答曰。室中有他客。不并容也。久扣不闢。去矣。夫他情攻我。迎敵之。其力愈消。易勝。却避之。其力益大。難勝。淫情反是。迎敵之。難勝。却避之。易勝。何故。淫念如火。人心如薪。相邇而不熾。得乎。敵來攻我者。遍體不潔。我力能勝之。亦不與敵。恐染其污也。淫欲者。渾皆穢。即之而不染者。鮮矣。豈可與近敵乎。他情攻人。更諦思其惡。更起人憎。淫情攻人。更諦思之。更起人愛。故守貞者。淫念裁萌。亟以善念背之。弗敢徐思其惡。恐以增其烈焉。列陳相鬪

知我士卒有謀叛者。交綏將倒戈。必不復鼓行矣。理淫敵也。淫來攻我。我心欲鬪。形軀將叛。我外向同力。以扼我。我豈宜與鬪乎。

有賢者箴其徒曰。淫情攻爾。恃已德力。必難敵之。恃天主之能。祈求默佑。又加心攻。乃能敵焉。問心攻如何。曰。天主之佑。恒切求之。自心之功。淫念方芽。輒思曰。我心則天主所樂居之處。道德之宇也。我以淫欲污之。天主心去之。道德盡亡。而向來行善之功績。悉虛我曷堪以穢樂微賈。易此至寶貴重物乎。不息則默。

想我神升於天堂。視彼光耀燭潔。見天主接天神。暨諸聖賢大榮甚樂。自謂曰。我行淫。天主暨諸神俱厭我惡我。不得入此享此。淫欲奪我此大福。豈不甚可憎哉。又不息。則默以我心下於地獄。目視彼處猛火巨殃。耳聽彼受淫罪之悲哀。忭懍問之曰。所以受此罪之樂。今何在。必曰。淫樂一息而亡。應淫罪之苦。永劫不消。自謂曰。我不辭此樂。不能免彼苦。深思此地獄之火。甚易撲滅。淫火也。古有賢者。淫念勃發。恐力不能敵之。自謂其身曰。爾欲行淫樂。先當自試。能當

七克
地獄之火否也。以手置火中。斃矣。不堪痛楚。曰。旣不堪微苦。豈宜行淫樂乎。淫念頓忘矣。又不息。自視已身。次及于死。曰。死期有時至矣。今樂死時必憂。將來之日。所必悔之事。今日豈可行哉。又神往故人之墓。思爾往日所識。頗享世樂者。今皆臭塵濁泥。復自謂曰。此人往日在世如我。我來日在墓如彼。身形及其美懿。逸樂萬狀。悉若是而已。何足重哉。又不息。身形不從理。則宜視如蹇驢。鞭策之。痛自刻責。減疏其食。歡增其勞苦。拂其願欲。用以抑強坊邪矣。意辣少時。

淫念時起。自怒其身。曰。此驢也。欲不切蹄齧。不養爾以菽麥。養爾薦草。加爾重任。使爾饑疲。思食思憇。勿令飽佚。而思騰擲矣。自此恒負重任。或怪之。問故。答曰。我勞勞我者。聖法蘭濟少時。自矢守貞。一日不堪淫念。搏爲雪丸。裸體置之。謂其身曰。此大者爾妻也。小者爾子也。今而後當勞動育養之。益以雪之寒。滅淫之熾也。從是以後淫念不生焉。或問之曰。夫子不慮傷生乎。曰。擇害取輕。以免大害。

祓理斯西國賢也。一日天神以事顯象。與同行。道遇死

馬賢者掩鼻過之。神問故曰：不勝其臭。神曰：我此不覺也。少前遇一人，鮮衣美飾，芬香郁然。神掩鼻速過之。賢者問故，神曰：淫人也，不勝其心臭。

西有少年，風貌甚都，覺淫女之說已也。私念曰：我貌美，恒誘人思淫犯罪，何自得去之乎？遂懇祈天主去之。頃之以病，眇一目。人不復顧之，甚自喜焉。夫姿貌之美，非不善也。又非我所自爲也。是天主之賜耳。賢者恐害己之貞，以及人，甚畏之，惡之，矧增僞美以誘人，視啓人淫心哉。

古有修士，一日見美女盛飾者，後其象貌，恒著胸中，不能遣之。越數年，女死，遽往求見之。尸已臭腐而未斂，以巾染其腐血藏之。每淫念動，卽嗅其臭，自謂曰：爾昔所視美女，今者臭腐若此，淫念頓息矣。聖厄勒略曰：凡能坊淫欲者，莫若深思所愛人，死後何如矣。守城者，無急於守門，守貞者，無急于守耳目。耳目門輒闢，內德易泄，外惡易入。謹守之，內美無由自泄，外污無由自入焉。亂德之念，由輕視而入，累年之績，由一覽而墮者，可勝計哉。人情相染，多緣于視，見彼怒動

七克
我怒見彼憂。動我憂。見彼淫貌。動我淫心。見彼尊難。安我卑。見彼富。難忍我貧。見彼安樂。恨我勞苦。類然夫人所自有之。邪情猶不可當。矧又以視因。增他人之邪情哉。

古有賢。屢覺輕視之害。曰。我目奪我神心。聖若白亦曰。我與我目自期矣。勿視童女。此言何謂。恐輕視之後。強嗜所視焉。又期辭視之樂。免輕視之罪。憂矣。故所不當欲。俱不當視。不視之尚易視而不欲之尤難。我不能自禁。已目勿視。既視。安能禁念。勿思。心勿欲。與

斤達者。蚤歲修道。矢志守貞。目不視女人。或譏之曰。子竟不視女人。恐一視即流污行乎。答曰。否。盡其在我。不輕視。自絕罪端。天主必佑我。免之不盡其在我。而自納於險。天主乃棄遺我。自陷於罪。不亦宜乎。

德默者。國王也有兩寵臣。未既其心。令傳語其后。其一還。王問曰。爾視后何若。對曰。傾城傾國。絕世獨立。其一還。王問如前。對曰。王命臣傳語。弗命視也。徒聞其言。亦溫惠矣。王大喜。厚賞任用之。謂先一臣曰。汝目不貞。汝心亦爾矣。遽遣之。

一少年嘗淫于色。後悔之。欲絕其端。屏居精修。數年而歸。有先所識女。遇之途。怪問曰。我昔年某。不顧我何也。答曰。我非昔年某矣。不顧也。而去之。

賢者撒拔。授徒甚衆。恒訓之。欲保心潔。滅淫念。必勿輕視。一日偕門下一少年同行。遇一美女。撒拔欲試之。遽曰。此女若不恥者。國色矣。門人曰。女故不恥。曰。爾未諦視耳。門人曰。我視最審。流盼特美焉。乃責之曰。爾未能禁目。安能保心。禁不使出戶者。兩期使肄。不輕視焉。

夫視女人。動淫念。害貞德。况狎昵之哉。鹽以水出。沈水則消。男以女生。狎女則迷。雨與土兩淨物。合則成污泥。男女俱善。相近則污念穢行。俱易發焉。

聖亞吾斯丁。不肯與其妹同居。或怪問故。答曰。來訪我妹者。非我妹也。貞士非徒。須斬淫行。亦須斬淫疑。

袂服者。傲之旗。淫之室也。非先輕心德。必不重爲身飾矣。故外飾明徵。內傲服。美明徵。心淫。美衣者。不止動我淫念。亦動視我者之淫念。不止令我已犯罪。又誘視我者犯罪。人罪由我不悉。我負乎。故鮮衣盛飾者。聖

經謂之鬼魔。

一人鮮衣盛飾。而問道于暗弟。弟不應。問故。答曰。爾問無與爾事。何應爲。又一少年鮮衣問道。答曰。我尚未知爾男耶女耶。何用答爾。天主貴爾。爾自賤。天主賜爾爲男子。爾自飾爲女人。

西王物斯罷則官一少年。入謝被服鮮華。加薰香之飾。王大怪。詫之曰。曾不如葷臭。遽奪其官。曰。爾身甚飾。爾心必甚穢惡也。且柔弱如婦女。足當我任使耶。賢人多瑪見一女子。勞於修飾。曰。天主若不念爾勞。而報爾以地獄。眞負爾矣。爾飾身以大勞。顧而得地獄。肯用其半以修心。乃可得天國矣。

貞德

貞者何。絕淫慾之願也。其級有三。下則一夫一婦之貞也。夫婦特行正色。而不過節。身心言行。皆絕於非分之邪欲是也。中則鰥寡之貞也。一配既切。其一守節。不復嫁娶。向後身心言行。并無正欲是也。上則童身之貞也。從生迄死。時時刻刻。心潔于色。願形清於色。行是也。聖經列其功報曰。守一夫一婦之貞者。其報

如種一而收三十。守鰥寡之貞者。其報如種一而收六十。守童身之貞者。其報如種一而收百。

貞德之美。已試者難言。未試者難悟。蜜味之甘。未嘗者豈知之。然思婚媾之勞苦。聊可測貞之安樂也。經云。婚姻非不善。第婚姻者。必須膺肉身之大苦也。古賢有言。我儕愚矣。我未婚時。竊意婚姻縱無他樂。形軀必有其樂。既試之。乃更得形軀之多苦。多慮。尚有何樂乎。人一娶。遂拘攣。不能爲自身之主。而爲妻子之僕役。賢婦最難遇。近之不遜。遠之則怨。中國孔子亦

言之矣。當其生子時。母必屢膺大痛。子生母死。是失妻之憂。消得子之樂。子既得。則乏子之憂已。而得子之勞始矣。養之護之。惟恐其遇病遇患。而復失之。于是乎有子之樂。與有子之苦。常參半焉。若其偶死。則數載劬勞。愈增憂痛矣。或子女既多。患無資以衣食之。嫁娶之。或積得大財。又患無子以遺之。是此之願望。爲彼之苦患也。或得賢子。患其蚤死。或生不肖子。又患久生。隨婚娶之患。豈可盡計哉。婚娶者。自目擊之。身負之。待我更僕數乎。夫人爲天主。爲道德。負勞

苦勞苦之中。參有大樂。勞苦之後。又望得大報。故其苦輕焉。若夫勞苦爲身世。勞苦純全。又無所望報。不甚重耶。守貞者。所辭則身穢。且微娛矣。所免則身之大苦。心之大憂。既辭此微且穢之樂。又享心清之樂。貞德之安。且自得爲主。貧亦一身耳。易救。有患一身耳。易任。而又有大報之望。斯其爲福孰大歟。故先嘗貞樂。而後嫁娶者鮮矣。嫁娶而後憾其先失童貞者。甚多其人也。

凡蔽人之性靈。令厭真德之嚴修。莫女色若也。人上有天神。人下有地獸。人有靈心如神。有形軀如獸。吾居其中。其所行動。順靈神。則類神。順形欲。則類獸矣。形欲之中。色慾尤穢賤。鳥獸微蟲俱有之。故人彌行慾。彌謝人性之尊靈。而彌近禽獸之蠢賤矣。以是心也。求明道德之理。求悟大事。如鴟鳥之目。以視日光。非獨邪淫。正色亦然。譬如忿怒。不問合義與否。其淆人靜心。埒也。色無論邪正。其昏人靈心。亦埒也。是以婚姻正禮。特令人可行。而免犯淫。然慾情之火。以正色之行。不能抑遏。將彌益其熾焉。雖行後斃伏。其再發

七克
尤猛矣。亞里斯多曰。向慾之心難熄。彌徇之彌益之。迨其既衍。卽懵昧理心。侵褻行善之力矣。故縱慾于正。自寢增力。而漸趨于邪也。此人人日所目見。何待論哉。守貞者。正邪色俱絕。是斬慾根。慾心偶動。不卽徇。決不用此發。重難熄。乃緣是益。輕益易止焉。夫邪情之中。莫如慾情難勝。人旣以貞勝之。求勝他情。有餘矣。諸情之垢旣滌。內心乃燦然粹朗。故道德之精微。天事之奧妙。俱能洞照。瑩然蠲潔。此中爲一小天堂。天主最喜居之。聖經中真福人端。其一曰。心淨者。乃真福。爲其已得見天主也。

婚姻者。心牽于多願。析于多慮。道德之事。俱不暇計。且厭之。貞者。心盡竣。世樂世慮。一心以修德事天主。故易造聖賢之域。聖亞吾斯丁云。貞德令人辭多歸一。此一者。則天主也。其美善無極。其福無涯。我今盡心力愛事之。善莫大矣。後得見之。所享福樂。茂以加焉。聖盎薄削曰。婚姻滿世界。童身滿天堂。生子者。增人之數。守貞者。增聖賢之數。其益於世界。孰大乎。婚姻人事。貞德人上之事。非天主之祐。人力不能自造焉。賢

者撒辣滿云。我自知貞德非天主賜我。我自不能造之。是故恒祈求焉。聖亞吾斯丁云。愛讐。心謙。及童身。此三德者。獨我天主真教中有之。外此。徧閱諸國所稱聖稱賢之書。決無此蹤跡也。况其人哉。天主未降生。面諭世人之前。世上人特知有婚。不知有貞。得子爲天祥。無子爲天殃。天主降生于世。以童身之母而生已。又守童身。且宣貞德之美。貞德始興于世。凡尊從天主聖教之地。守童身之男若女。遂多有之。其視貞德。重於身命也。若遇守貞而當失命。寧失命。必守貞矣。若舍天主聖教。而從他教之人。決無生平守心與身俱貞者也。勿論他徵。卽此足證天主聖教之獨真矣。

聖瑪爾丁。與其徒同行野中。先過羣豕踐踏之土。次過畜牧羊牛之土。最後花草叢茂。無物害土焉。聖人曰。豕扣者比淫人。邪魔全奪之矣。畜牧者比婚娶人。女婦消之矣。花草盛者。比童身人所受於天主者。全存不傷。故全美焉。

聖經云。天堂無交媾。乃人旣升天域之後。蠲潔如天神。

也。夫他人升明天而後得之。貞者在幽世而卽已得之。居于肉室而不染于肉慾。何異已出此世而移居天域哉。居于污世。負向慾之軀。視聽誘慾之事。恒當邪魔之慾惑。而心潔形清。與天神曷異邪。矧天神者無形。其貞性貞也。不足爲德。寓於明天。恒對天主。其貞無與爲敵讐。故不足爲功。夫貞人必克本性。犯世俗。敵邪魔。貞德乃成焉。斯之爲功。不以大乎。但大功非大勞不成。貞爲德最美。天主及天神俱重之。邪魔俱畏之。然而難守焉。身貞豈足爲貞德。心貞耳目貞言貌貞衣貞牀蓐貞。乃足爲貞德。缺其一。餘俱險矣。非恒祈之天主。讐視本身。攻邪念。窒邪欲。絕女人。遠淫人。時操益業。不使優閑。必不能久貞也。故貞德如玫瑰花。香味最美。而生棘中。欲享其味。勿避其刺。貞雖難守。第人思天主所備酬貞之報。亦不難守矣。身命雖長。必有限際。保延壽命之願。今世人辭慾守貞。而天上壽無疆之願。不能令修士絕慾守貞哉。經中天主謂貞者曰。爾勿言我枯樹矣。我定爾寶座於我城中。賜爾名甚美於有子者。是天上國。貞尊於婚。貞

者報大於婚者報矣。聖若益。天主曾令見天堂受福人。有近天主者。其懿美光耀。燦朗無比。聖人異之。問爲何人。忽聞答曰。是者童身不受女污。恒從天主。夫貞士懿美光耀天堂之域。聖神之中。燦然顯著矣。矧於暗冥之世。罪人之中哉。

貞德者。既令靈神光昭於天。亦能令形軀死後馨香不朽於地。我太西從天主聖教。諸國所屢見焉。不獨死後數日。亦有數百千年不朽之童身耳。夫貞德不啻延身壽。保身之強。且令死軀馨香不朽。令心恒保淨。

樂增功德。益天報。令人見愛於天主。親重於天神。尊敬於世人。爲報不亦重乎。而何得不以守貞之直易取之。

或云。人俱守貞不婚。人類不滅乎。曰。勸人娶一。猶費說詞。何煩過慮耶。倘世人俱守貞。而人類將滅。天主猶欲生之。必有以處之。且生人之類。有生必有滅。亦始終成毀之常也。若得以此終。以此毀。幸甚大願。徒恐未可幾耳。

貞人者。邪魔甚瞋恨之。此亦足徵貞德之至美。且大功

也。西有名士自幼守貞。和魔深忌焉。四十年攻伐弗克。勝之後乃稍變。爾時有人入城。日暮就路傍廢宅宿。深夜有羣魔入中。一巨魔據高坐。覈諸從魔功績。賞罰之。或曰我曾令其所人作亂相殺。或曰我曾鼓烈風壞海舟。沈其人。或曰曾誘人行盜竊劫掠。各陳所行惡狀。巨魔俱以爲懈怠。切責之。最後一魔曰。我曾以淫念誘某貞士。逮今四十餘年。不克。昨更竭愚計。誘惑之。乃得視家中一童女。手拊其背也。巨魔踴躍大喜。獎其功。勸令盡力。事成有豐賞。宿者不勝怖

懽。審畢。魔散。厥明。往見所謂貞士某。具告之。貞士乃深悔。更加精進。遂辭家。弗敢與女人偕居焉。

則祭理亞。西國聖女也。少時矢志。終保童身。既而親命嫁焉。初婚之夕。謂其婿曰。我自幼誓存童身。天主賜我一天神。嚴守之。爾欲壞我。必被戮矣。婿曰。我不見天神。不爾信也。聖女曰。爾欲見。當純誠奉敬。天主歸從聖教。滌除心愆。卽見矣。夫悉如其言。天主賜見焉。異其懿美。曰。天神之尊。天主遣令下世。以保護貞人。其重貞德甚矣。遂與婦共約。終身守貞也。自後天神

恒以奇妙花爲冠冠之終歲香不減色不稿獨夫婦
兩人能聞見之他人莫聞見焉。

婚娶正議

或問余曰貴國婚禮如何曰敝鄉千國之俗皆以伉儷
爲正上自國主下至小民一夫特配一婦莫或敢違
婦沒得更娶正妻不得娶妾也曰禁娶妾必有明據
願聞其義曰凡直物自爲已之繩也猶尺度焉兩端
與中參相望則直否者曲矣若他物絜之直尺乃知
其直曲焉天主自正直無曲萬物天主所造皆如其

本性亦正直無曲焉夫不靈之物各存其性之本直
天恒旋地恒靜火恒熱萬類盡然故恒保其精美獨
我人否矣天主表我于萬物之上賜我理性付我本
心之權衡令自能伏形欲循善避惡事天主建功德
以蒙美報乃反據其本性靈明用以縱欲而犯命卽
天主所賜直性不悉悖乎萬方萬古一切賢聖教訓
帝王法令無非削揉其曲令歸本直也卽教訓法令
必也合天主生人之原規乃善美否則醜惡矣夫天
主經典悉載初造天地萬物之真說云開闢之時天

主既造成萬物。乃造一男。名亞當。一女。名厄禡。爲人類宗祖。謂之曰。爾夫婦二人一身。天主所配。人不分之。夫開闢時。人類之始。生育最急。何不以一夫配多婦。令速生。乃天主特以一夫配一婦者。明徵伉儷爲正禮。此卽天主生人之直道。其外萬狀。悉皆邪淫。卽人自生曲矣。故天主甚惡之。夫人生之初。世界空虛。天主且不使犯一夫一婦之正。今人充滿世界。而反以一夫配多婦。爲不犯正。不大謬惑乎。

夫物生之性。自向於精力不足。生者稍劣矣。人類男精於女。故論生人之性。男多於女。縱不多。必不少矣。今使一男配一女。必也三分生人之率。而男一女二可也。過二以上。則男生當愈少。女生當愈多矣。苟爲不然。不將使世有曠夫。而無女可配乎。失一正配。卽失多子女。是害人類也。且凡男各望有子。又各有向色心。人人不異。不能得正配。必恣姦淫。恣姦淫。必生爭訟鬪亂。而犯刑僇。夫令人恣姦淫。生爭訟鬪亂。而犯刑僇之道。可謂正乎。或曰。若每男各娶二女。則然。但今娶二女者。不過數人耳。何足大亂哉。曰。我豈論娶

者多寡。第論理之是否。苟一男娶多女。果不犯于理。衆人行之。一人行之。等耳。苟衆行而生亂。明徵犯理矣。犯理一人行之可乎。

夫女性易忿。易妬。多疑多慾。爾既娶妻。又娶妾。若愛之勝於妻。妬爭計謀不息矣。縱不勝於妻。而妻愛以分。故滅。愛滅亦生妬。卽妾及妾之子。及爾。俱被妻憎焉。是令妻犯憎妬之罪。令妾及其子。俱受妬妻之害。畜復讐之志也。妻恃尊。妾恃寵。兩不相下。其亂不已。爾婦爲讐。兩婦之子。豈得相合。是一家犯罪。罪悉由爾。爾之負罪。不已重乎。爾娶一妾。而父子夫婦兄弟。三大倫俱廢。尙曲解爲不犯正道哉。

夫結夫婦。固密於結友。兩人結友。體貌不敵。不成爲友。矧夫婦哉。故曰妻者齊也。明敵體也。欲妾則妾。是婦非爾婦。乃爾婢。爾非其夫。乃其主也。不齊不敵。亦已甚矣。天主經中有言。婦不爲自身之主。夫爲其主。夫亦不爲自身之主。婦爲其主。婦從非其夫。則悖婚配之禮。故犯奸罪。夫從非其婦。詎不亦悖婚配之禮。而犯奸罪哉。

夫天主令人結婚。欲夫婦得相眷顧之益也。其一病。其一事之憂。則慰之。有子共養之。教之。夫積婦藏。有子孫以遺之。假使一夫而有多婦。豈不睠顧分則必消。婦各私聚以遺其子。將必竊。凡教孩幼。大半由母。衆婦之子。教亦廢焉。幼穉之心。如新瓦器。初盛之味。或甘或苦。一爲所入。洗滌甚難。爾子若女。從幼至壯。習耳習目。更有何事。父好惟色。母爭惟色。欲其貞心。不亦難乎。

凡牝不能自養子者。必牡佐之。皆以一配一而已。試觀鳥生子。一覆翼。一求食。更分其任焉。惟牝自足養子者。乃無定配耳。夫人有子。衣寒食饑。備其用物。教之義方。疾則療之。不肖督責之。壯而家之室之。皆父事也。母不能及。此非獨子矣。并妻之養。亦待于夫。是夫于子。有父之責。于妻。有夫之責。其配一之義。視物類。不尤切哉。

夫女人嫉妬忿怒。諸邪情。其發最猛。解之最難。欲強其合理。又難。故曰。與配悍婦。寧配虎狼。一女足亂一國。矧多女一男哉。古賢有言。人一渡海。不足異。再渡異。

矣。人一婚不足異，再婚甚異矣。故婦之險，無異風波也。加當賢人亦曰：使女人可免，則人之念慮動行，可效天神矣。故女人正爲難免之害。一之謂甚，而可再乎。是以萬國聖賢明於道德爲世表儀者，非存童身，大約先與女絕。其心清貞，其見愛於天主最深，其見道行德如神。其動人化人，照臨萬世之功，乃成焉。

或曰：人有子，娶二婦，淫罪不免矣。若正妻無子，將恐滅祀不孝爲求後而再娶，似未悖也。曰：否。夫死婦不復嫁，雖無子，國主旌之，國人誦之，婦雖無子，夫不復娶。

人亦稱爲義夫焉。有人因慕貞德，欲存童身，以清心修德，事天主，將訾其不孝耶。抑嘆其能克已守貞耶。歎其貞必矣。夫貞德萬端，皆自相結和，不得相反。因守貞德而犯不孝之罪，必無之理也。今人不守貞，豈爲求孝。正惟德力不足守貞，故竊孝名以飾淫心。假不孝罪以辭恣慾之罪。况人卽得子，未必是福。因不肖子而陷於禍，且覆宗者，何可勝數。故經云：與其遺不肖子，無寧終而無子也。爾子賢不肖，爾旣不能豫定，而何望之若是急急乎。且子之有無，不徵爾之善。

惡亦非爾不能免之物也。得子猶得財得命世福而已。以正道得之乃善美而爲我榮也。以邪道強得之正爲我辱焉。語曰不可爲小惡以成大善。矧因得子之小益犯淫欲之大罪哉。人無子豈必皆由婦亦或由夫。女人之性弱於男。其望得子顧護之深于男。今因夫無子而婦欲嫁他夫。必以爲怪。因婦無子而夫遂娶他婦。獨不以爲怪乎。一身而兩首。一首而兩身。其爲怪何殊之有哉。

古賢以是勸人存妻去妾。其人曰理雖正妾我弗能免之賢者曰爾弗能免妾天堂亦能免爾

或曰此理實正。第妻齊妾接。我國古人多行之。我踐其故轍亦可乎。余曰中國所稱聖賢縱有多娶者亦非中國之聖賢。所以爲聖賢也。置其所由稱聖賢之德業而特稱其多娶。斯果摹聖賢之行耶。抑飾爾恣慾之愆耶。中土稱聖賢而娶一婦者亦多其人。蓋視此之貞以益爾貞而獨視彼之多以增慾乎。我西國上古聖人娶二妻者亦有二三輩。緣爾時人少。天主欲興其家。蕃衍其子孫。以廣傳聖教於世。又知其德清

且堅甚。必不因多而淫。故寬娶一之經。使得娶二耳。是古聖配多。非經也。權也。其所以然之故。亦至重不輕矣。且非已私意。乃奉天主命焉。真聖娶多妻。皆以此。今人無其德。無其故。無其命。詎可行其權哉。行之。免得罪於天主乎。上古以後。聖人更多。皆尚貞德。以是守已。以是訓人。其德比前人尤著。人亦無不信從。其訓焉。至天主降生後。四方萬國。所出聖賢尤多。其慕貞德尤深。不獨守一夫一婦之正。乃并不嫁娶。終保童身故。其清德茂勲。不止於已。又及於人。不止一世一方。乃暨及於萬世萬方焉。

七克卷之三終

熄忿小序

崔子曰怨毒於人甚矣哉由辯之弗早辯也辯之於早
止一忍字實爲福基忍字從心從刃心上着刃痛苦莫
喻極是難忍事此而可忍孰不可忍世有刃格于前而
忍者矣未有刃加於頸而忍者也世亦有刃加于煩而
忍者矣未有刃貫於心而忍者也刃貫于心是何等煩
苦是何等冤結必其極身世之慘莫與爲對者而後可
乃今之小不能忍者初何彼有是事也如忿攻忿以怒
敵怒對壘而陳擐甲而戰彼帥以十百此帥以千萬設

機伏弩大師相克惟恐其不勝也危乎危乎其未有不
敗于爾家凶于爾國者乎乃又有挑釁者焉佐鬪者焉
疇昔醉之以酒肉者此輩酒肉卽爲戈矛嘗之以其言
者此輩其言甚于鈎棘故曰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
親忍乎不忍乎殆而殆而是吉凶之門而禍福之梯也
可畏哉江東崔攄序



七克卷之四

西海耶穌會士龐迪我撰述

熄忿第四

凡三支

忿如火熾以忍熄之作熄忿。

怒者何復讐之願也惡言詈語爭鬪戰伐傷殺過刑諸
情皆怒之流也。

經曰輒怒者易流於惡聖厄勒卧略曰忿怒衆惡之門
也。聞之而衆德安其居故忍在心如長在家百役無
不斂戢無不謐靜忍主一去心怒目瞋舌譁面厲手

奮身顛。百役盡亂矣。

易怒者。如居草舍。草舍失火。立燼。今日大富。明日大窮矣。怒火不戢。財力悉費。精力悉耗。是自焚也。又如水煮物釜中。薪盛火熾。百沸不止。初湧去浮沫。不止。涸汁俱盡。不止。釜實乾焦。更不止。釜并破裂。

忽怒者。人情也。畜怒則罪人矣。蓋怒老則成惡。惡成與殺人罪等。

以微害輒怒者。本自謂不宜受此害。而實爲所以宜受此害。以微觸輒發痛聲者。必微其負創。以微害輒發怒者。必微其負傲。大容與大傲似而實異。大容之人。輕忽世患。故怕靜不亂。怕榮不辱。惟傲人不能忍微害。故懼怒不止。爭鬪不絕。

非義之怒。猛獸之情也。無理以御心。無忍以當害。故有毒氣螫尾。或有堅蹄銳角。或有利齒長距。恣所用之。以妨害復讐。獨人赤身而出。一無所有。示其性善良。宜相合無鬪也。人忘其本性。而自造衆多凶器以害人。不知以本性之理熄怒。而欲以獸情復讐。是天主賜爲人。而自願爲禽獸乎。且禽獸雖虐。無害其同類。

者。卽鬼魔更虐。未嘗不相合以謀我害我。獨人之凶怒。乃傷害其同類之人。是虐於惡獸邪魔哉。

凡邪魔陷人干罪。密求可乘之隙。可乘之隙。莫如怒時。盜入人室。必俟其暮。風雨交作。狼乃攫畜。漁網之設。必在濁水之涓。邪魔虐賊。貪狼巧漁。等計也。欲陷人於惡。必窺人怒時。詈言虐行。害人害己。皆基于此。故邪魔最喜人怒。一人怒。不止得一人。因得衆多人。何故。怒必有敵。或遷焉。展轉相牽。相陷矣。

智者必不怒。一人何者。人非善卽惡。善者非至愚。孰怒之。惡者亦不宜怒。心惡猶身疾也。身疾者。人共憐之。心惡者。其病益重。且危不尤可憐哉。一人訾色。擲加人告之。答曰。若以存心訾我。我或怒。但以病心訾我。何怒。

所加德。西國名士。途遇一人。禮敬之。其人不答。從者怒。欲責讓之。所加德止之曰。若有身病於我者。過此爾。怒之否乎。此人之心病於我心。何怒爲。

斯德望。西國名士也。或怒之。無所洩。則焚其禾。佃者來報。以爲恨。答曰。我害在我外。未大被害在心。甚深難。

補。蓋哀彼而哀我哉。故以怒害人如蜂。蜂以怒螫物。物得微痛。而自失命。

與平等鬪。險與強鬪。狂與弱鬪。辱。故人之傷爾者。弱於爾。宜恕彼。強於爾。宜恕爾。與爾等。宜恕彼與爾。

人奪爾冠。爾因棄爾衣。挈餅墜井。因而投綆。孰不笑爾乎。人奪爾財。榮財榮已失矣。忍而害止。爾怒而復讐。自又敗心德。虛功力。失天報也。奪爾財者。絕爾於富籍。爾怒復讐。自又絕於善人之籍。彼奪地上誓福。自又奪天主永福。被害爾物。爾又自害已。害孰重。讐孰真乎。故曰怒人者。不先重害已。不能輕害人。况人未必害已。無不害也。

人有訴爾者。曰。盲人觸我。我甚怒之。爾必曰。彼盲者曷能避。爾則有目。能避不避。爾則過矣。怒人心目不識理。形目不識人。爾不知避之。宜自怒。何怒彼哉。

亞勒山易怒。亞里斯多箴之曰。自視善且大於衆。而以此輕其謗言可也。此言似忠而佞。以惡攻惡。不免爲惡。爾受人害。勿以已爲善於害爾者。惟以爾德爲堅於被害可也。

厄爾則大西小國王也。事繁役多。未嘗有憂怒之色。或怪問何以能如此。答曰。怒心萌時。恒默念曰。使僕役拔爾鬚髮。尙未及一微怒之害。爾害宜擇輕。乃擇重耶。

聖百爾納將終。其弟子請教以入聖之方。答曰。恒從人不從己。受人害。不怒。不思復讐。

瑪加略怒一蠅而殺之。遂自責曰。蠅嘅不能忍。能忍太苦。遂解衣行野。令蚤蚩嚙其膚。人問故。答曰。習忍責怒。修德累年。忽聞有聲曰。某所有二女。其德修精於爾。遽往見之。問其修德之方。答曰。妯娌也。同居十五年。無一念一言相迕耳。問何以得爾。曰。爭者起於爾我。我輩相約。共絕世財與世榮。以不貪。無爾我去。爾去我爭亦去矣。

翳人心曰者。莫如怒。理雖甚明。心怒不能見之。先所已明。心怒復暗。故凡人決斷諸事。最忌者二。噪怒。大西之俗。罪人有未服者。得上於他司。更讞國王。費理薄視朝。怒一大臣。輒欲論死。其臣不服。曰。當上他司。更讞耳。王愈怒。曰。更誰居我上者。得讞爾。答曰。今王怒

七克
更上於玉。不怒更讞則是矣。後王怒解。果明其無罪。賞之。

怒。暫狂也。以酒醉。以怒醉等也。狂人醉人之言之行。不若義。故曰最不可共計事者。三色貪酒醉。忿怒。怒時所行。怒解必悔。故怒時宜自禁。且勿思。且勿言。且勿行。所以怒事。且勿責所怒人。如欲渡者。順風則行。逆則止。怒動風逆。此時行。險哉。怒息浪平。行可也。故怒時特務醫已。勿務醫人。凡所欲爲。雖似甚近理。第疑勿信。第緩勿急。蓋此時最不便語言行事。而怒人最欲語言行事。亞勒山性易怒。因怒易害人。亞里斯多箴之曰。怒動必先誦本國字母數過。然後命人行事。瑣加德愈怒。言愈寡。聲愈微。拔辣多怒。其僕曰。我不怒。必責爾。

凡病發時。尚可用藥。忿怒一情。獨否。怒起蔽心之目。當是時。無有能識其怒之非也。譬馳馬馬馳。無有能遽止之。故易怒者。於無怒時。宜備防怒之藥。西國有名王。或貢以玻璃水晶器。王喜。厚賞其人。稍展視。則一命碎之。見者甚惜。問故。王曰。我信喜之。第我甚易

怒。此物甚易壞。若有人壞之。我必怒。今豫絕其端。無使怒害我。我怒害人也。

則撒爾。大西諸國宗王也。有大臣名薄量。王一日幸其第。薄量饗之。其盤盃俱玻璃水晶之屬。光彩陸離。後吏趨走傾跌。壞一器。薄量甚怒。命投其人池中。爲魚所食。犯者脫赴大王前。跪請救。王悉聞前故。命役者捧寶器以來。偏閱之。既見一一破毀之。且命平魚池。謫薄量曰。天主生萬物爲人。故勿論大小尊卑。是人則非天壤間寶物可比。爾愛物於人。上不識重輕。甚

愚也。以微物害人。命大罪也。今破爾器。以杜爾狂端。亞勒山亦西國大王也。其母怒一無罪人。求殺之。告曰。大人以他事命兒。無不共命。第無罪人之命。無物可以償之。乞赦之。

君子緣罪怒人。怒不獲也。罪解而怒息。小人之怒出於自心。無故而怒。故一怒則存怒。增怒直欲以重怒久。怒顯其宜怒。

或問忿怒。悉惡。悉宜絕否。曰。否。聖契理瑣曰。不當怒而怒。自犯罪也。當怒不怒。不欲救人罪也。其罪等。故怒

其罪。謂愛其人。見非義而心不動。非能忍也。惟過柔耳。忿怒從於理後。則爲義役。勿得過柔。刑當其罪。甚助於義。若在理前。而僭爲主。斯過於虐。甚害仁義矣。怒人如治病。醫者愛人。故怒其病。求攻之。仁者愛人。故怒其惡。治其罪。求改之。今人不然。怒惡之人。不怒人之惡。原惡不改。於人怒惡先染於已。

愛讐 一支

爾遇難不能忍。所行善無益。凡懷怒時。所爲善事雖大。所奉以供事天主。雖厚。天主必厭棄之。經曰。依爾施人者。天主亦以是施爾。爾以慈施人。天上以慈施爾。爾以虐施人。天主以虐施爾。經中天主謂人曰。爾持物供我。旣臻我前。偶憶人有恨爾者。姑置前。往與彼諧。次來奉供可也。故不與人合。不能與天主合。

經曰。爾欲復人讐。天主必復爾讐。又設言曰。一臣負王萬億責。不能償。王命并其妻子粥之。臣跪請曰。乞寬臣時日。全償焉。王憐而全赦之。臣出。遇其僚。有負已百金者。扼而索之。是人亦跪請曰。乞寬我時日。全償焉。不聽。囚繫之。傍觀者憤且憂。以告王。王大怒。命捕

之曰。惡吏爾求我。我全貫爾。爾曷不憐彼。如我憐爾乎。乃付司刑。俾全償焉。爾不以誠心救人。天主施爾無異此。故爾欲復人讐。天主所已赦罪。復追還之。

經曰。爾不赦人。天主不赦爾。赦人。天主乃赦爾。爾得罪於天主。人得罪於爾。孰多乎。人得罪于爾。無幾也。爾得罪於天主。無數也。赦人之無幾。以得天主赦爾之無數。不便乎。譬爾負人責億萬金。人負爾責數十金。悉載一券。留之。卽人償爾少。爾償人多。不留之。卽人不償爾少。爾不償人多。爾願留之乎。願焚棄之乎。願

焚棄必矣。奈何記人少罪。令天主記爾多罪耶。

揣功德之巨微。視事難易。難者功巨。易者功微矣。人有他惡。不直反我愛。我愛之。不甚難。獨惡我讐我者之惡。直反我愛。愛之絕難。故深增我功。徵我德焉。

熱遠物之火。熱近物之火。火孰盛。熱遠者盛也。愛讐我之仁。愛愛我之仁。仁孰盛。愛讐者盛也。大火聚。所接物。輒化爲火。大仁所值事。輒益其仁。微獨以恩益。以害亦益。羣歌合作。則善歌者混。獨歌。善乃露焉。爾以愛天主之心。愛友友。或爾契也。或爾施也。或爾倚也。

七克
羣愛合出則愛天主之心亦混讐者無他可愛故愛
天主之心特露于此。

經曰愛愛爾者最易惡人亦能之爾獨能如是蒙何報
于天焉爾能愛讐爾者能惠惡爾者乃爲天主子也
假令爾在天主前曰彼愛我惠我我愛之惠之天主
必曰此愛已得報矣我不負矣若曰彼惡我害我我
爲天主愛之惠之天主必曰此愛我負矣我報矣。

人有讐爾者宜卽思并有兩讐人一魔一可愛一可
避一明攻於外一暗攻於內爾以形之福勝人故欲
奪爾所勝之福以讐之愛勝魔故欲奪爾所以勝之
愛爾欲復人讐則令魔復爾讐爾欲勝人遂令魔勝
已爾樂能奪人安魔樂能奪爾德惟爾能愛讐兩讐
俱勝矣。

復讐者於人害覓其安以人損求其益能得乎塞搦加
曰大容之君子讐既在手則以能復讐爲復讐知復
讐之大且榮者莫如能復而不復莫如能害而赦也
故曰寬讐之榮甚于勝讐之榮况爾欲復人讐人又
欲復爾讐爭鬪紊亂何所底止耶。

復讐者云不任受辱不悟不能忍微害而欲復讐更爲
正辱。

經曰勿日以害報害望主而抹爾抹爾何也抹爾于復
讐之勞之辱之費抹爾於身害心罪地獄之永殃也
經中天主謂人曰讐之復由之我我復也爾不言天
主代爾言爾不罰天主代爾罰爾言爾罰天主則不
復顧爾矣有人告一賢者曰某害我我欲復讐賢者
仰天曰此人自欲復讐天主不必顧之其人悔悟不
復也。

修德者皆急于識已過。識過斯能改過矣。夫人皆重愛
已故不能盡識已過也。佞人之言又不可信也。友我
者徇情而閉口矣。莫我攻也。欲聞已過惟讐我者而
已。故曰讐我者惠我而不望我報。正可愛焉。

意撒白西國聖公主。一日跪天主臺前誠心祈曰。每害
我者願天主賜一恩以報之。輒聞有聲曰。生平所行
德。未有感動天主如此願者。今悉赦爾一生之罪也。
數年前傲國以西巴尼亞有殺寡婦之子者。吏將收之。
寡婦知所在。贈以良馬資裝。令速避去。是人得脫。其

七克
子忽見大寶光謝其母曰死後過失未淨當受多年煉罪之苦今母以恩報害以愛報惡甚感天主心故赦我罪免我刑已昇光明天享大福樂此恩豈生養我可比哉言畢不見聖亞吾斯丁曰不赦讐者天門已闔之其所不入於天主天主之慈惠亦不降於已也。

葆珠聖人曰。窘爾者贊美之。勿謗訕之。勿以惡報惡。又曰。爾饑食之。渴飲之。不勝於惡。反以善勝惡矣。若以直報害。免已犯罪。以恩報害。又拯人罪。以直報讐。免爲人讐。以愛報讐。又化讐爲友。孰善乎。

費理白西國王也。有亞爾寄者。怕謗王。王之諸臣請捕治之。一日偶遇其人。王優禮焉。色和語溫。申以厚餽。越數日。王問其臣曰。亞爾寄謂我何。皆曰。甚贊頌大王之德。王曰。然。我爲醫。良於爾。

亞立刪。西邦最尊最盛德人也。一人大竊其金器物以逃。他日此人爲敵國所虜。亞立刪厚資贖之。他凡有害之者。必厚恩以報之。故本國俗云。欲得亞立刪之恩。莫如害之。

西國有人欲殺其讐。求之不得。遇大瞻禮日。入天主堂。適見焉。遽欲手刃向之。忽自轉念言。今日大瞻禮。人向此中悔過遷善。求赦罪于天主。獨我向此中殺人報讐。重得罪于天主。不可。遽攜其讐。同詣天主位前。誓願今日以後。爲天主故。不復讐爾。願爾亦爲天主。不復讐我。其人感動。相與捐棄前惡。共詣天主像下。抱足頂禮。于時木塑聖像。遽伸一臂。下抱其人。萬衆共見。驚異歎仰。知忘怨釋怒。天主所最重也。其聖像伸手作抱勢。至今不復收矣。

以忍德敵難 二支

忍者何以乎心受害。不忌授我害者。是也。

夫忍者。善人之甲冑也。以當世變。勝鬼魔。攻諸私。保諸德。防怒。羈舌。御心。養安。鎮怖。祛憂。絕爭。抑富者之恣。伸貧者之屈。居尊巍者。使存謙。受艱難者。使存勇。人得罪於我。令我卽赦之。我得罪於人。又令我永求赦之。忍離於心。無事可成。此何待遠試。卽此鄙篇所述。前聖賢訓忍之說。非有忍德者。必不能熟察其端。深思其理。堅從其箴。而受其益焉。

凡世所謂凶禍者。忍德能轉爲吉福。凡世所賤所畏者。忍德能變爲可貴可愛物也。世所賤惡。無過貧窘疾病。耻辱損失。患害忍人能樂受之。則以償其罪責。以贖其罪刑。以增積其德。以市天上國也。其值豈世間珍寶可論哉。故忍人以侮辱榮光。以賤微尊貴。以降熱上昇。以貧富以餓飽。以負勝。以荒歲豐。以逆風行。如海舟值浪險。浪愈高。迺愈近天也。

忍保諸德。防諸惡。經曰。子欲就事天主。須怕抱畏心。而豫爲備。以當誘惑。窘迫。蓋人欲行善修德。必須忤世俗。攻習情。防魔感。則二爲我讐矣。二讐者。要結以攻我。世人譏笑撓阻於外。習情衝勃擾亂於內。鬼魔煽誘。攻戰於內外。譬如鷲鳥閉之樊中。則已。決而飛。必百追以求復獲。人爲惡已。墮魔計。則已。決而遷改。必百誘以求復獲。苟無忍德以當之。昨所去惡。今復行也。聖厄勒卧略曰。欲行善無忍德。如在嚴陣中無兵甲。能不受傷失命哉。

遇難而委命者多。遇難而堅忍者寡。以力服國者多。以忍服已者寡。故忍一難之勇。甚於委百身之勇。服一

已之榮甚於服萬國之榮。忍小難之功德甚於行大事之功德。

人無不可勝。獨忍人不可勝。以勇力兵革鬪。勝負不可定。以忍鬪。勝定矣。忍者能加以世難。不能染以世污。能滅其形軀。不能消其仁義。能使其身痛。不能使其心怒。能奪之世福。不能奪之心樂。故一真忍人。總天下人莫能勝之。無兵革而恒勝。兵革不敵人而恒服。敵之者。經曰。忍者善於強者。強者以力脅人。不能以德服已。勝一國或不能忍一言。服天下大眾常自屈。

於心欲。豈不勝辱乎。忍人先以德勝已。已勝其外。無不勝。故曰。勝已者。無不能當人服之。鬼魔亦畏之意。撒西國之賢人。魔甚畏之。或問故。答曰。從修德以來。恒自舉意。必不使怒念注心。怒言出口。

未曾德。西國大聖人也。心純一事天主。時國王甚惡。欲強令棄去。事他神像。未曾德曰。天地間至尊真主。惟有天主。此外稱主。皆僭矣。正宜絕之。棄天主弗事。事焉。罪惡孰重此乎。王曰。從我子若高位。且厚賜。不且爲大僂。聖人不聽。王怒。命懸而榜。筆磔裂之。聖人心

顏俱樂了無痛楚聲。王益怒曰。不聽我。且更加大刑。答曰。此我願也。王又命束縛囚之。冥獄中。地布芒刺。炮諸烈火。周身熾鐵。數日不給食。聖人謂王曰。世所言苦者。爲天主受之。卽不足爲苦。正惟喜樂事也。以苦圖變我心。曷可得乎。威王以苦鬪聖人。以忍當王力竭計盡。能隕聖人之生命。卒不能改其忍。不能屈其義。不能奪其樂。孰勝乎。

惟以忍御難者。能避難。若以怨怒。遂得兩苦。原苦一。今怒一。余屢聞之人曰。我怒何益。所失不追。而更以怒害我。夫旣不能以怒去害。奈何不以忍增德。忍則省今怒之苦。并消原苦之苦矣。何者。人有難。大都由天主降爲罪罰。怒增罪。故愈觸天主怒。而苦愈重。忍增德。故感天主心。而罪赦。罪赦而苦除。夫世間所謂苦辱。非正苦辱。惟係人意。意以爲辱。則辱不以爲辱。不辱矣。弟阿熱一人譏之。答曰。爾譏我。我不任爾譏色。搦加曰。君子特以罪惡爲正辱。舍此悉非辱也。受人辱曰。彼欲辱我。未嘗辱我矣。如此。非特辱消。辱我者亦止。何者。彼欲辱我。知我不以爲辱。無道可辱我。止

矣。

修德者有三級。有始者。有進者。有已至者。忍亦有三級。遇難強忍之。忍之始。遇難樂忍之。忍之進。願得所忍。難而求之。既得而樂。不願去之。已忍之至也。已至之人。其身在地。實天人矣。

或問亞里斯多曰。大有容之人。何自識之。答曰。能以平心愉色。忍受大難者是也。故易怒者。驗其量狹。老人病人。婦女孩童。皆量狹。皆易怒難解。

天主心無量寬。故亦有無量忍。人之得罪者。能卽罰滅。而尚寬容。以俟悔改。蓋慈賞出于木性。故無限。怒罰出於我罪。故不得已。人逾忍。量逾寬。逾似天主爲大人也。天之所。雲不掩其光。風不撓其靜。終古如一。惟下處自暗。自晴。自寒。自暑。大容之人。事變而心常。世亂而心靜。身難而心不憂。如立方物。六面如一。無不安穩。又如黃金。煉之不耗。鍛之不斷。以爲小器。爲大器。其價埒。惟寡容狹心之人。倏怒倏愛。倏憂倏樂。如樹葉。隨風變動。無刻得同。故大容之人。以一心御多事。小容之人。以多變御一心。

有喪子者極憂忿。得磨納慰之曰。爾徧求諸國中。有生
平未嘗遭喪而哭者。得三人以來。我能令爾子復生。
其人以為甚易得也。徧求之。竟無一人以復。得磨納
曰。既爾何用過慟為。獨爾受此患也哉。

理爵國之俗。男子遇患。不衣婦人衣。不聽哭。以為遭世
難而悲憤。非男子事。正惟女情耳。

以惡言犯爾者。自先為惡。而欲爾效之。故曰爾受惡人
之害。忍而恕之。勿兩為惡。勿兩受害。

或詈得磨斯答曰。凡爭者。以勝為榮。惟今日負者。善且
榮於勝者。我肯與爾鬪乎。故曰人以詈言加爾。勿答。
爾勝勿復。愈重複。又曰。凡惡言以忍當之。則激而歸
乎其所從出。

居苦辱非功德。忍苦辱實功德。故曰勿論何所受。惟論
何如受。受難不足驗聖賢。樂忍難乃足驗聖賢。真忍
必愛所忍者。蓋貌忍心怒。非忍德。乃怒翳也。力不能
復讐。姑忍之。即不復。有復之心矣。有復之罪矣。凡思
我身多所願。忍于人者。必不難忍人。爾尙未能自治
已。如已願。安怪人不悉如已願。爾不怒已。不能忍人。

七克
不與已鬪。不能與人合。

受害辱者。口不言。色不厲。心不憂。不計。是正忍也。古賢有人以惡言嫚之。答曰。任爾言。我已命舌勿言。心手勿動。今人受辱。能不言。謂忍矣。然而滅於口。增於心。口寂而心喧。色愉而胸慍。手垂而中攘。此爲不忍。尤大。其害尤深。胸懷怒意。口發怒言。兩惡俱不可。與其默畜而蘊。無寧口發而散。

感人化人之德。無如平心愉色。忍受非義之言也。非獨見者化。并受害者亦速化矣。昔有賢人與弟子偕行。迷失道。蹊人之田。守者甚怒。大詈曰。爾不畏天王。何道之脩。畏者當如是行耶。師命弟子勿答。自答之曰。爾言最當。令我輩正爲修德人。必不爾第求恕罪耳。野人爲若言所動。悟向者乃不當怒詈之也。跪而祈赦。慕此隱德。盡棄其田業而受學焉。故曰。抑辱慢我者。莫如忍其慢。經曰。怒者生爭。忍者滅已生之爭。語曰。凡物剛勝柔。獨忍柔能勝怒剛。

蘇瑣西國名賢也。有人無故以惡言嫚之。賢者不答。走避之。有天神謂曰。是奚足哉。必跪而求赦。如真得罪。

者乃正忍矣。如神言其人深自慚悔。轉求赦蓋以怒對怒。彼以怒爲得。語曰。爾以惡言答惡言。彼必以爲已勝。同作此事。彼先一籌故也。以忍光照怒。彼自見其怒之醜矣。

夫苦難不論大小。不論由人由物。皆天主有意分予焉。聖賢明於此理。值苦難弗視由人由物。不辨有故無故。惟視難所從來之原。卽服而忍之。夫爾受人之害。獨視爲人所加。或能辭曰。我未嘗得罪於此人。則不堪忍。若視天主所加。能或言我未嘗得罪於天主乎。

人人無不自知以惡念惡言及非義之行。屢犯理道。是以值苦難。默念所犯。自責我曾犯某罪。我曾行某非義之事。正當受此苦。故易忍矣。聖厄勒略略曰。人私念所爲惡。不難忍。所值慢。深思以多罪。宜受重刑。必不難忍。微害矣。或訾一賢者。人告之。答曰。我尙有他大罪。彼人未及知。使知之。何訾我止此乎。多落陡。賢人曰。修忍德。保心安。其道莫便於遇難。自責。以爲由已罪出。而不辭已。以尤人。故人所行善。雖大且多。不由自責。必不能安靜。而免於憂怒。賢人有言。諸德

皆歸一家。或問家曰：自責。又一賢愛人，嫚心忽小，動自責曰：我心動，非彼之嫚大，乃我之忍小。我忍堅一言之微，曷能動之。

若白中西國上古聖人也，尊貴富厚，當世無比。忽中落七子皆天，身復病癘，前相欽重者，謗爲罪人，受主降刑。聖人恬然忍受，憂不見色，口無怨聲，心無愠意。怕曰：赤身出母腹，固當赤身歸矣。主子主取悉如主意，惟念聖名贊頌而已。其妻誘之，令怨主而死。聖人責之曰：爾言大愚矣。福樂受之於主，患苦奚不忍哉。如

是者十有四載，尤人怨天，未嘗萌心出口。原天主之意，加此患苦者，非以罪罰，欲標其忍德爲世儀也。十有四載之後，除其患，倍歸其富貴安樂，而盛德榮名施於萬方，流傳至今。故曰：先忍暫苦者，後必享永樂也。香者火熱之顯，其郁烈善者，患苦之著，其盛德。

亞吾斯丁曰：天主或欲爾安，或欲爾病，爾安時愉樂，病時憂愁，是喜天主有仁，而不喜天主有義。且不願以爾心從天主心，但願天主心從爾心，爾心不邪乎。或遇難，一賢者勸之，堅忍勿憂，答曰：我有罪，其之無罪。

七克
而受此。不堪憂憤耳。賢者曰。盜以罪受戮。聖賢者以無罪蒙難。爾願誰之如乎。經曰。爾以罪負刑。以惡受害。有何功耶。若實行善而樂忍害。此正天主之大恩。爾之大功也。又曰。爾受難。勿因盜因劫。因謗。若因爲善。則勿以爲辱。乃真榮也。故見人受難。勿問所受難。惟問所以受難。天主經真福八端。其第八曰。爲義而被窘難者。乃真福。爲其已得天上國也。

瑣加德。古名士也。國王忌之甚。命殺之。將死。或嘆曰。無罪而被殺。正可悲。瑣加德聞之曰。我被殺。不足乎。何願以罪殺我乎。

多鳴盛德人也。惡黨妬其德。欲殺之。遇諸途。曰。我輩欲殺爾。爾將若之。何。答曰。願勿速殺我。惟漸磔手足。肢體。爲天主久忍痛苦矣。衆異其大忍。弗敢殺。他日。又有是輩欲殺者。答曰。我功德微小。恐不克承此大榮也。聖賢誠德人。值爲天主爲義受苦失命。以爲天恩。微獨不避。且甚樂之。天主有言曰。人窘迫爾。爲我大謗。爾宜悅樂。爾報豐大於天也。故聖厄勒卧略曰。天主加苦。而并賜能忍之德。斯恩甚於絕苦矣。

世人之心。悉在圖樂。忽值患矣。能不憂不怒哉。世患不虞而至。則傷深。豫視之。則傷微。夫患之至。最定。特至。期未定耳。爾欲患時。不濫於憂。莫若於患未至時。思其將來。備忍以當之。勤練之卒。簡器習武。常在平時。安居營壘。如正對敵。設志以待。故敵來而應之。整暇若惰游之卒。時朽器械於室。隅消膽力於不試。遇敵戰慄。能不受殲。爾忍不先習。患至不及忍矣。是故修德君子。急習忍德。不因患覓忍。常以忍備患。曰夙興。恒念今日。必有嫚我害人。必值不如意事。定心受之。是患未至。能自先忍。患至如常。

爾遇難時。惟視有樂勝爾者。故難忍。若視有苦勝爾者。易忍矣。昔有賢人。寓言曰。獸中兔膽最小。一日衆兔議曰。我等作獸。特苦。人搏我。犬狼噬我。卽鷹鷲亦得攫我。無時可安。與其生而多懼。不如死。死而懼止矣。向前有湖。因相約往自溺水。水旁有蛙。見兔驚亂入水。前兔見之。止。衆兔曰。且勿死。尚有怖過我者。

或問曰。世事觸人怒。至易至多。欲學忍。將獨居岑寂。特交聖賢可乎。若與世人接。難免焉。答曰。忍德求助于

外。曷能久。惟內積能永久矣。毒蛇猛獸。寂不害物。不謂毒猛乎。靜處不怒。非無怒情也。無怒幾也。不拔其根。而摘其實。根在。有時而實。卽無怒人。亦必怒物。昔有道侶數百人。其一甚易怒。因屏居。忽怒破一器。自謂曰。我易處未易心。避人未避已。已在怒在。不如人間習忍。以攻怒情。遂歸。故曰。怒情以鬪能勝之。以避不能勝之。若與聖賢同居不怒。茲豈我德。蓋聖賢之德。况無忍德。獨交聖賢。怒亦不免。不如務拔怒根。忍習於心。靜處鬪處俱安。賢人不肖人。好爭人。好靜人。俱合也。

色擗加。訓令忍世患。箴曰。受竄流云何。曰。凡安靜之所。卽爲本鄉。謂安靜者。不在其所。正在其人也。智則旅遊。愚則竄流。著痛云何。曰。痛小任之。微忍矣。痛大忍之。大榮也。痛峻。非痛峻爾。自柔矣。能薄力微云何。曰。以此不能害人。以此不敢慢人。不亦美乎。失財云何。曰。財亦或有時失爾。今失財。并失吝。幸矣。縱不失吝。去其妄行之質。非幸歟。爾失財。爾財會已失多人。今行彌輔。居彌靜。天主減爾。任安爾。居豈非吉哉。爾失

財。彼他人所先失。以爲爾得乎。失目云何。曰。已絕邪情。欲之途也。目。諸情欲之媒。諸愆說之引也。失子云何。曰。哭不能不死者之死。不愚乎。不能不死者已死。徵爲他主之物。子爾育養之。今于爾乎取之。非奪之也。沈舟失物云何。曰。失爾物。不免爾身耶。徒手登岸。已登岸矣。財沈。爾豈不能并沈。遇盜竊物云何。曰。爾避之。幸矣。失良友云何。曰。更求之。求之當于可得之所。酒殺之間。非其所也。必於實學道德之務。勞苦身心中。乃得之矣。失一良友。更無他友者。耻也。大濤之海。獨恃一碇乎。失賢妻云何。曰。求賢妻最易得矣。慈父母既失。不可復得。賢妻屬可再致之福也。喪失賢妻。而適得更賢者多矣。

或曰。爾死。爾曰。入時約必出矣。必死。還所受衆人之定規也。必死。入世猶出旅遊。久必須返焉。彼久須暇者。卒亦不能脫之。必死。我非首。又必非末也。凡先我者。皆先我死。後我者。皆後我死。旅死。曰。我所必還。隨責主所求處。卽償之矣。死無棺。塋棺塋之缺。易忍矣。我身無覺得棺失棺。無我預矣。我身覺棺塋。不皆爲大

苦乎。棺塋之計。豈緣顧死人。正以顧生人也。人死斯畏之。故爲是掩離之耳。死態必狠。曰。死態雖狠。所求惟命而已矣。斯卽無他患。老患所必禡。何足畏歟。所由致死之緣雖大。我死本微小。一石觸我。一山鎮我。何異哉。若隕蓋隕於天乎。少年死。曰。尚可生之時至死。美死也。未願死之先至死。幸矣。不少年死。安知不遭不虞之患。卽無他患。老耄之患。焉能免哉。我曹皆并逝死。故今不論死與否。惟論蚤晚。數人令屬大辟。或有以後見殺。爲大福者。誰不笑之。我曹悉望稍遲死。以爲巨幸。何異此乎。我儕日近于死等。衆壽日減亦等。我生愈長。我命愈短。誰欲恒懸而無寧一隕乎。生與死爲隣。最切近如居海舟。所爭者寸木耳。爾憶海舟之險。謂生死海中獨爾隔。謬矣。生死相隣。雖各處顯著不一。各處切近無異焉。身命爲物微渺。遺身命爲德甚大。遺之者。海沸而安視之地。裂側立而不顛。爾欲保德安居。身命須澹視之。勿論因疾病與他緣。來索之。欣然遽卽償焉。

聞弟吾諾。西國名王也。有兩人大誹謗之。王伺聞之曰

稍遠之恐王聞之謗者甚感其不怒而轉譽之。

一賢人修德累年。或問自覺何益。答曰。衷有備。以忍世患。又無賴人譏笑侮慢之曰。積久事天主修德。安用之。答曰。令我受爾此等惡言大害。而心不動不怒不足乎。

亞加爵。甚能忍人也。死之日。或悲其早世。棺中忽有聲曰。忍者不死。夫忍者神靈永生於上天。美名常彰于下世。可謂不死。

有賢者大病而愈。後恒哭曰。天主不復念我。如是一年。天主使病如初。以若爲樂。非知忍難之大益。曷如此願望深切乎。

有盛德者。或以惡言加之。笑曰。此當以重價市焉。今而徒得之。幸矣哉。

白鐸落。西國盛德人也。病失一目。曰。故有兩雙言。今去其一。天主之恩也。

窘難益德 三支

或有問于余曰。書云。天道福善禍淫。又云。惟上帝無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是以善者蒙福。惡

者膺譴。理有固然。奈何事有不然。或遭不虞之災。或冒非分之福。顛倒孔多。叅錯過半。無乃增君子之疑。起小人之倖。天道不平。厥歎久矣。是誠何謂。曰。善者蒙福。惡者蒙禍。斯義正矣。確矣。奈何哉。其不平也。夫人之真善真惡。誰能決判。念想言行。咸若義理。此爲真善。微有不然。豈真善也。求善非全不成。若求不善。一缺已足。夫全善了無微缺之人。世間有之乎。今人視形。天主視心。烏知人所稱善。非天主所稱惡者耶。且爾謂此人甚能作善。苦之非是。余謂天主至明無暗。至公無私。甚能識善惡。苦之必是也。爾信人之隱善。疑天主之顯義。余信天主之顯義。疑人之隱善。孰是乎。卽是人果善矣。爾謂苦爲不幸。天主不宜加之。抑知天主用苦以加善人。乃大可幸乎。嗚呼。世人神日常昏。如瞽焉。往觸一人。怒而詈曰。爾瞽耶。人非瞽也。已則瞽也。見苦善人。疑天主不明。主非不明。人則不明也。欲明禍福之理。當先明禍福之真僞。真禍未有及善人。真福未有被凶人者也。何者。世間之事。不過三種。真福一。真禍一。非福非禍者一。生積德。則死

永樂真福也。生作罪則死永苦。真禍也。夫人自不願
爲善爲惡。而天主強之。于理無有。自有應受天樂之
功德。而天主拒之。有應受地獄之罪過。而天主不加
之。亦于理無有。則曷可謂天主以真禍加善人。以真
福加惡人。與。若其餘貧富賤貴。病安壽夭等。斯本非
禍非福也。聖亞吾斯丁云。富貴安樂。天主于之善人
徵非真禍。予之惡人。徵非真福。其爲禍福。特視所用
用以建德蒙永樂。乃福。用以助惡蒙永罰。乃禍也。因
富以敬天主。周貧人。則富爲福。若因而縱欲害人。則
富爲禍也。因貧以怨天主。貧富人。則貧爲禍。若用以
抑情增忍。則貧爲福矣。諸如此類。可槩推也。第兩者
之損益。人每不能自豫定之。獨天主無量之鑑。乃能
定之。行人遇岐路。未歷其中。未造其末。特見其始。安
危夷險。莫得定也。世間苦樂兩岐。愚人特視苦樂之
始。不審其中。與末。妄謂樂者爲安夷。苦者爲險危。從
彼避此。急急如驚。智人不敢信始。亦不妄測其中。與
末。歸明於天主。待天主之自決焉。故世人于天主。宜
于病人於良醫。病人特願除病得安而已。若所服藥

味爲甘爲苦。惟醫者所爲。病人敢自取含哉。聖賢無不願得真福。亦無不求得真福也。然所以得之道。或苦難賤辱。或安樂榮貴。非敢自必。聽命于主。時或順意。謂天主慰勸我之恩。時或逆意。謂天主儆戒我之恩。故順逆無常。修勵惟一。種種世途。悉以增德。經曰。愛天主者。順逆萬端。皆助其福。不肖者不然。順來不以勸善。逆來不以懲惡。故順逆萬端。皆歸于禍焉。夫古今修德者。莫不因輕世福之念。成就其聖賢。世人犯罪者。亦莫不因重世福之念。受欺惑於邪魔。則世福者。陷善之阱。聖賢所懼。引惡之梯。邪魔所據。人以爲實德之報。謬莫大矣。使天主必以世福酬德行德者。遂希世報。與工人冀值何異。挾貪心以行德。卽存德虛形。豈存德實性哉。

善人受苦。驗天主之愛。天主經曰。我所愛者。必譴責之。又曰。天主所愛爲子。必責之。聖亞吾斯丁曰。爾在天主責外。必在其愛外。終不能爲其子也。下民有罪。天主不能不刑。今宥。死後必不宥也。今刑微且暫。則家刑耳。死後刑重且永。迺國刑焉。聖厄勒卧畧曰。天主

今恕。必欲永責。今責。必欲永恕。故今責徵慈。今恕徵怒。犧牛將殺。任其遊食。惟所欲生者。拘繫之勞。任之假令。父有兩子。一愚。一慧。愚者時時嬉遊。了無譴怒。慧者時時勤敏。則督責之。童兒之情。但見目前。無志日後。以爲厚于愚。薄于慧。不知父無望於愚者。慧則重有冀也。世人之情。何異愚童。富貴寧壽。謂天厚之。窮貧賤夭。謂天薄之。不知今福後福。不并享。天主所欲豐報於天者。先卑之于世。以苦鍊化其過滯。增其功德也。恒豐於世福。無患難。恐其非義。而不見譴責者。天主所棄於天。約永罰於地獄也。如醫然。病可爲。則進苦口之藥。多所禁忌。其重不可救。乃悉惟所願。不禁焉。

父以難。事責于子。君以危事。託於臣。孝子忠臣。必不謂君父惡我。害我。蓋乃貴我。重我。以我爲孝子忠臣。故也。天主人之共主公父。以艱難遺我。而不遺彼。以驗其愛我。重我於彼也。塞榻加口。不遭艱難者。正爲最無幸人。明徵天主。因我怠惰。忽忘我耳。修德者。知不戰不能勝。戰不危。勝不榮。故願得所忍難。以建孝子

忠臣之功于天主焉。

商人以此方最多物。最賤物。遷于少處貴處。以取重直。此世之物。未有多且賤于苦難。僂辱。而天上一無所有。善人。神貨之商人也。知天主忍苦難之價最重。故遇苦難。則忍之樂之。易異日之重值也。經曰。此時艱難。不當日後所顯于我輩福樂也。

夫玉琢之磨之。夫金鍛煉之。雕刻之。無不攻治如讐焉。以成名器。人不經病苦。不嘗嫚辱。不試諸艱難。而忒天上所用德器者。無有焉。故經曰。修仁者。必受世之窘迫也。不窘於世。其德不誠。且曰。欲升天堂者。必由頗受世苦。亞吾斯丁曰。天主沾天國。其價艱難而已。又一賢曰。世福遂意者。可畏也。恐其終不能為天人。故也。鷲鳥生時。人貴之。置於淨室。養以肉食。死則委之于壑。為犬所食。雞生時。置穢處。養以糠覈。死則置于几案。以為美馔。惡人世之鷲鳥也。生則豐樂榮貴。人人羨慕之。死則棄于巨壑。為獄犬食。善人生。或為人所輕。恒居難苦。死則置于天几。天主天神所珍重。福孰勝哉。故世之苦樂無常。樂訖苦繼之。苦終樂續。

之。一時之苦。令忘多年之樂。微獨令忘往樂。往樂之念。亦增今苦。一時之樂。亦令忘多年之苦。非徒令忘往苦。往苦之念。亦增今樂。故經曰。吉時勿忘凶。凶時勿忘吉。吉時念凶。不墮。凶時念吉。不墮。

人之事世者。先得微樂。後責大苦。先得暫便。後加永難。事天主者。先受微勞。後蒙大安。先承暫苦。後享永樂。爾願事誰乎。農人先以苦種。後以樂收。工人先造作。而後受直。兵先致死。而後蒙戰勝之賞。商賈先以貲市物。而後享什一之利。萬事盡然。爾修德。必先負德。修之勞。與夫克己之苦。與大不德者之忌。與夫鬼魔之誘惑。與夫天主之德試。德既大成。然後可享心淨之樂。望天之報焉。今人僅行微善。心若天主。負我安樂。負我富貴。不與則怨。尤望世報。自徵心貪。怨尤自呈。大傲。天主當降祥耶。降殃耶。

蹇驢邪行。見鞭知當正路行。正路行。見鞭知當速行。凡天主所譴責者。欲使正路速行而已。今人之苦永久不釋。惟得福者。卽謂德之報應。得難者。或曰無幸而偶值禍災。或曰前世往因。今生果報。未嘗反思目前。

之罪說。迄不悛改。艱難往往相繼。永久不悉。何足異哉。

或問聖厄勒卧略曰。天主恒以苦難加善人。何也。答曰。以煉其過滯。增其功德。因得豐報于天也。且使不溺于世樂。物久煮不撓動。則膠於金而失色味。善人久安。不以難撓動之。恐漸陷于世樂也。且令惡者自悟曰。今者爲天主用慈赦罪之世。又重愛善人也。尚以微過得重譴。乃爾。况死後爲用義判罪之世。負惡以往。嚴罰更何如乎。

一賢出行。遇一盛德人。被獅子齧死於野。及郊。遇一惡人之喪甚盛。竊疑曰。彼賢而橫死。無人收之。此不肖而人崇之。非天主明釋我此故。我不前矣。忽有天神曰。此誠惡。曾有微善。天主以微榮酬之。其靈神重受大苦於鬼境。彼誠賢。曾有微過。天主以此橫死鍊之。其靈頗霑大樂于天域也。但爾以後。慎勿要天主。凡天主所爲。惟信服之。勿強測之。言訖不見。

爾溺水。有因急援傷爾手者。爾忌其微。傷耶。感其拯命耶。爾與人鬪。忽有殲爾敵。使爾能勝。不重德其人乎。

我靈神與軀殼體最親情最異也。神喜理身喜欲。故神之所願身之所惡。身之所求神之所避。恒爲敵讐也。爾以道德助神。身必負而屈於理。乃所以效天神也。以甘食冶容逸樂助身。神必負而從于欲。乃所以效地獸矣。天主以病窘諸苦難加爾。豈樂爾難。正以此殺身之強。減形之力。使知服於神。從于理。爲役勿爲主。不至陷神於罪惡。聖葆瑛曰。我衰時乃彊。是以誠德君子遭患。卽不能樂之。強勉安忍。弗敢直求天主去之。去與留。未知孰爲已益故也。

物達西賢人也。身後顯聖跡最多。一瞽者跪其墓前。因其功德。求得見。輒見已。默疑曰。見與不見。未知孰有益於我。復祈曰。若見無益於我。願以初瞽還我。輒瞽如初。

厄午峩生時亦頗見掾人聖跡。一瞽者求賜視。答曰。爾卽無形目。不能見色。如狸犬。尙有神目。能見道如天神。身目復見。神目必瞽。終害於爾。勿求之。

或有疾。告若闇聖人。所掾焉。答曰。爾正欲除有益于爾事耶。身垢以水浴。神穢以病磨。衣污以煩擱去。心罪

以艱難除。又一人病。其師賢者慰之曰。爾爲鐵。以病錯則除。鏽。爾爲黃金。以病煉。則增光。何憂乎。厄勒卧略曰。此世界恒以艱難加人。此非自鳴。令人勿愛我而何。

世願悉遂。世人以爲大幸。不悟此正驗將來之大災。聖益薄削。行次宿一豪家。主人自伐云。生平安樂。不值微患。聖人偕其從者。輒去之。曰。此人一生安樂。宜速避之。恐與俱受大患也。去不百步。地忽裂。人與室俱陷。無遺跡矣。是以聖賢修德者。甚畏久安無苦。恐目下之寬遲。卒以重補故也。

亞吾斯丁曰。金入火生光。草入火生煙。苦難一也。善人遇之。而以感頌天主。愈清矣。惡人遇之。怒而怨。尤愈濁矣。世苦自無善惡。惟我忍則爲益。而徵天主之愛。不忍則爲損。而徵天主之怒。故聖厄勒卧略曰。目前之苦。苟化爾爲善。則爲前罪之終。不化爲善。而尙爲惡。則爲將來永苦之始。

七克卷之四終

塞饕小序

昔者鑄鼎象饕餮其有口而無咽也或問余曰饕餮不受
塞亦可塞乎余曰可漏卮無當投以江海弗給也口腹
為漏卮也矣矣困於酒食迷於醉飽舉世不為饕餮者或
寡矣秦人以饕餮六國食未下咽轉喉而出此饕餮報也
晉以人至乞味於臣齊奴諸子轉相效尤甚至日食萬
錢猶謂下箸不給曾之子邵遂勝其父而益之以二萬
豈非老饕之尤者乎五胡未嘗饕晉也而晉自饕焉此
又孰非饕鑑哉故曰上肴好者下必甚焉欲止細人之

七克
養當從老饕始老饕者何用物弘而取數多者也易曰
樽酒簋飯用缶又曰二簋可用享此今日救時塞饕茅
一義乎善乎吾讀龐子言得養生高并得經國而富民
為故曰食儉者興食奢者亡禮始於飲食豈不信哉或
曰西人巧於酌盈而濟虛也彼國舟航濟則與時宜之
不濟則遞減而遞節焉余曰此非西士之言也損益盈
虛與時消息此天道易道之大經大法也天不能違而
人違之乎西士可謂得損益之精而用之者也非但塞
饕而已江東崔渴撰

七克卷之五

西海耶穌會士龐迪我撰述

塞饕第五

饕如壑受以節塞之作塞饕

饕者何。食飲無節之嗜也。多言忿怒。譁囂。淫慾。奢貪。懈
怠于善。諸情皆其流耳。夫饕者。我身中最密邇之敵。
脩士所當先攻先勝也。身中形敵不先勝。徒攻身外
神敵。必不勝矣。討四境之寇。遺國中之叛臣。何益耶。
矧身中之情。莫劣弱。莫易識。易勝於饕情者。弗能勝。

劣弱能勝強梗歟。是以古今聖賢德士者無不由克已而成就其功德。并受天報也。若稽克已之跡無不以克饜肇業耳。

夫天主所自造之物皆有定趣也。造人之靈使能明實理。蹈實善。因而事天主。并受天國之永樂焉。造人之形軀。使爲神靈役。輔之爲善矣。知形軀不食飲不生。故造多味以養其生焉。人食飲以養身。俾有力以輔神於善。意合天主之意。食飲爲德。且不必過節。身王而德建矣。若食飲圖樂。意悖天主之意。卽食飲爲非

義。且必過節。身強與心德咸銷矣。聖亞吾斯丁云。爾食飲以節。特以養身。縱口不言。爾食飲讚美天主也。若圖樂者。縱口鳴讚。爾食飲亦褻之矣。夫人願欲所趣向者。美好而已。美好有二。一曰利美好。一曰義美好。一曰樂美好。爾食飲以節。利義樂。二咸享也。否則咸亡焉。故食飲圖樂者。微獨傷身損德。所圖樂竝消亡矣。

利美好亡。何也。語云。厚味百疾。燈非膏不燃。膏溢亦滅。穀非水不成。水淫亦朽。火非薪不熾。薪厭亦熄。食飲

以節身養與身安兼保也。否則兼損焉。醫方亦云。前食未化。又加飡焉。必生疾矣。色搦加曰。人有酷視仇我者。未如饜情之酷視服我者。人有仇能盲之。怒必熄矣。饜於從之者。盲之。瞶之。瘖之。弱之。老之。終而殺之。以微體頃刻之樂。遺全體終年之憂。以一肴之眇甘。屢致數年辛藥之苦。故曰。饜情如盜。親我以殺我。又曰。兵刃所殛人寡。饜所殛人甚多矣。能克饜者。必能護斯微形之安。延其壽期耳。夫壽者。衆人冀之。饜者。獨否乎。豈然哉。第善德萬狀。自相契合。而私欲自相刺謬也。故此欲所嗜。彼欲所忌。饜之所期。壽願所避也。一欲既發。遂蔽心明。詎惟不使視正理。亦特令視是欲所願。而不令視彼欲所憎。使視斯欲之益。不使視彼欲之損。是人欲之微益。恒兼於大損矣。故曰。從欲者。愛其身命。而又憎其身命。勿論修德。卽保身全形。豈不悉在克己寡欲哉。

義美好亡。何也。義思道行。悉由靈神生。邪思回行。由形軀生。兩情如敵寇。相攻互鬪。其一強。其一弱矣。益此必損彼。益彼必損此。豐養形軀者。兼養其情欲。形軀

七克
增強其邪情回行。日繁日盛。靈神替弱。其善念義行。日少日微矣。經云。厚視其僕者。後必覺其忤逆耳。此之謂也。語曰。饜腹不抱清念。欲革邪念。而厚養口腹者。猶惡木繁盛而加溉壅也。驢馬厚食之。久習閑放。後載之。必逆而棄任。跨之。必棄主。御之。必不順轡銜矣。若薄食肄勞之。卽重任不逆。行止遲速。惟言警歎。不埃鞭箠也。我形軀之情。與驢馬何異。豐育之。久居逸樂。必抗畔不復理命。而反自擅纂爲主。習以勞事。淡泊滋味。其聽從道心之命。必甚易焉。故曰。形軀優樂。靈神遽病。形軀居苦。靈神病愈矣。

聖法蘭濟入道時。求天主諭以精進之術。忽聞有聲云。法蘭濟。避世樂如真苦。抱世苦如真樂。聖人多年如命。旣試其益。曰。天主賜我明悟此理。邪魔正寓於豐食逸樂之中。恣口腹之樂者。邪魔遂輕忽之。敢攻而幾勝焉。南海島有吞牛之蛇。百獸皆畏避之。無法可制。獨食牛旣飽。絕不能動乘。此時一人能嚮截之。修士自辭世樂。而擇居苦處。就食飲如就藥。特取所須。以保身安。揀饑渴之病。邪感之大竇已杜矣。邪魔之

七克
煽誘必希。懼不我勝。而彌攻彌固。其功德焉。古賢有言。口者心門。邪魔以饜主口。一切邪情。皆令入心。故饜者邪魔所加於人口之銜也。隨欲隨牽之。

夫邪魔侵敗我心德。悉由我形。我形詎非我敵耶。我厚養之。實養我敵。而自已爲養我也。謬孰大乎。夫攻敵者。能困圍之。隔絕其食飲。乃能必其勝矣。形軀爲敵最强。欲勝其欲。而不減粗其食飲。殺其強梁。從古莫能克之。今人豈無願勝之者。第欲兼保厚味。大存其逸樂。不舍舊而更求新。豈能就哉。夫減粗肴味。豈獨益於神靈。亦大益於肉身也。神靈或因節德。建功蒙吉。或因饜饒。犯罪受殃。肉身悉從之於行。豈不從之於報耶。

夫樂亦苦種。苦亦樂種。今不以苦栽。後安能以樂收。今樂後又樂。今世後世皆爲第一。今世滿腹。後世滿心。萬萬不得也。暫饑以得永飽。疇不謂益哉。况我此肉身者。稍若其情。遂以爲例。必且固握。不肯捨置也。先爲之暫寬。後自以爲永規。先爲能免之偶樂。後爲不能免之切須。先爲微娛。後爲重任。可不慎啓其端乎。

古有賢人甚廉於食飲。遘疾。其徒勸之。稍洗腴病。已復故。答曰。爾今以爲暫。恐此身後以爲常。要我勿絕之。難復于故矣。是則外殼愈。而內心疾也。何如勿開其端乎。

甘樂之美好。亡何也。夫飲食之甘。不生於豐腴。生於饑渴也。今人或因病。或因飽。饑渴皆暫止。此時得豐美味。必厭棄之矣。正饑渴者。雖設粗淡味。必甘嘗之。恣饕者。腹恒飽。飫焉能享饑渴所烹調美味之樂哉。故曰。恣樂者不享樂。乃事樂也。廉士必埃饑渴。然後食飲。苟弗得所喜厚具。必埃我不厭草具焉。中士亦曰。晚食當肉。

色榻加曰。廉士必不犯食飲之持。必用庸常易化之物。食期旣遠。特就于食。不就于樂。惟饑引之。食渴引之。飲不令旨。酒嘉肴牽。我就食飲焉。蓋修士於情欲。不務從之。惟務止之。微物可止之。安用豐美物從之耶。達略。西國古大王也。城破國燼。幸奔脫。渴甚。于枕骸流血中。得潦水飲之。曰。生平飲水。無甘于此者。此豈潦水甘哉。渴甚甘之矣。

食飲非樂。乃苦也。人以饑渴爲大苦。食飲能除之。謂樂。既除饑渴。若遇飽。卽又覺食飲爲苦。而望饑渴矣。食與饑兩苦。互相尋。前苦之終。後苦之始。如出火入水。出水入火。俱不可久。俱不可恃。惟天上全樂之域。饑渴之疾。旣去。食飲之須亦已。

夫食飲之樂。微體瞬息之樂也。今人所特重。味之甘旨。喉舌之間。二寸而已。過是則已矣。寸體之樂。而窮土中。水中。空中之物。不足應之。片時之樂。而經歲累月。不足備之。不亦異乎。牛與象。雖大身。數畝之地。足生

之。而天下之大。萬物之衆。不足養一人之微軀。何哉。真饑渴。不難止。嗜饑渴。難止。饑渴不侈奢。饕侈奢。性所須。不勞力而易營。饕所嗜。甚勞力而難營矣。獸雖大身。其食飲。特以養體。已饑渴。故易足也。饕者。食飲以徇嗜。故雖大勞。必不能足焉。語曰。欲食而得飽。勿加飧。惟減嗜。

夫食飲之嗜。非饑渴也。饑渴者。身之實乏。食飲之嗜。饕之僞乏也。彼微食而足之。此愈食愈不足。譬之實渴。與中消之渴。彼飲微水卽息。此彌飲彌熾。故曰。徇饕

就食者。以食求滿而益虛。求飽而增饑。以無饑生饑。饑安所底止哉。經云。善者食而飽。惡者之腹。不知足矣。故饕者未嘗能飽。縱得如意。又患不足如意也。得盡如意。又或患烹調不如意也。縱三者皆得如意。又患無腹能容納之如意矣。非乏糧。即乏橐。非腹大于食。即餒大于腹。非恨食飲不足腹。即恨腹不足食飲。故曰。世人所稱樂者。稍踰節度。輒始為苦。又曰。斯身所陳樂者。濁且暫。且貽悔。且非甚廉以用之。遽轉為患焉。

古有良庖。諸國皆重之。至辣則德國國主令之速出境。若曰。我國人願其以勤勞致饑渴。以饑渴甘庸常之味。夫藏粟之宮多鼠。恣饕之心多罪。恣饕必恣貪淫。古賢有言。去饕而貪淫自己。饕之為主甚侈。非大費莫能給之。從饕者。數月之大勞所萃。不足備饕主之一殮。能不流于貪竊以給之乎。食飲淡泊。淫慾發微。食飲豐厚。淫慾發猛。人減薄食飲。可以消形之邪氣。護形之強。猶當為之。矧可以消心之貪淫。護其精靈哉。或告一賢曰。我淫慾猛發難制。賢曰。我必不爾。問故曰。

此身我養之甚薄。不令至飽。所思食飲。弗暇及娛樂矣。

夫饕者亦謂之息情之母也。恣饕者。未食之前。食飲之念最繁。道德之慮無由自入。有益之業。悉不暇爲。食飲之後。腹首俱重。目冥神昏。惟思寢寐。道慮德願。沈淪不振。有益之業。盡無力爲之。何者。神瘞於果然之腹。猶身陷泥中。莫之或援矣。

聖百爾納箴其徒曰。爾就食時。須念食飲之後。尚須務道德誦念之神業也。以此意豫度量食飲多寡。乃可令得中不過節矣。若食飲至前後。度其多寡。則目視色。鼻聞香。口嘗味。皆令人深向之。因而強其胃。愁受之。欲持中不過。則甚難也。胃受過多。內火不能化。是以其養身者。汚身。厭身矣。內火亦竝受損焉。譬之於燭。內心與外膏稱者。膏不淋漓。燭爲明朗。若膏過多。火能溢之。不能消之。則光闇膏溢。燭汚而速滅焉。

饕又能貧人。經云。饕情必致貧匱。聖厄勒卧略曰。隨饕者。形軀及靈神之害甚衆。且無論他害。特令人空費天主所賜育身養家遺子孫周貧乏以贖已罪之財。

而致貧乏。亦甚可畏避焉。况斯身形。正爲無底之囊。且凡所盛貯。遽變爲朽污。以貴美物實之。何益哉。色。搨加云。爾得飽腹。養身之物足矣。凡腹所受。無論好醜。皆竝朽壞之。何必豐美乎。

色。搨加云。凡從口腹者。宜儔之鳥獸。不宜儔之人類矣。相彼鳥獸。饑渴既止。食飲與食飲之思慮俱止。而安享飽飫之樂。亦未有傷食而病者。尚可謂有節也。獨人明知傷食致疾。險危其身。曾不知輟。前嚙未畢。遽圖後食。腹滿欲裂。而慮食若大饑。何也。饗情令人飽中。饑渴固其所犯。受罰正義耳。

廉士不獨戒嘉味。與多食。尤戒因食飲圖樂矣。若食飲不圖樂。雖過節。其爲過微且小矣。若因嗜樂故過節。所食雖賤陋。其爲過尤大。爲真饗焉。故欲識饗與否。勿視所食飲。惟視以何意食飲。與其食蔬飲水。以應嗜。無寧旨酒嘉肴。以應性也。鳥獸所食。不若於人。可謂廉於人乎。廉士食飲。我爲口腹主。故食旨不傷其節。饗者食飲。我爲口腹奴。故食麓亦傷節矣。食旨過節。小有辭。食麓過節。尤呈饗乎。

饕患過節。酒最大。酒譬之雨焉。徐徐零。故入土深。能增土膏。若猛而驟。無益于澤。土脉蕩盡矣。節飲之酒。能養和。消憂。增力。外形與內靈咸益焉。過節者。反是。形與靈皆溺於酒濤。顛倒迷瞶。目無視。耳無聽。體無覺。心無明。百骸亂營。形與靈皆束縛於酒。固於桎梏。盡失其所爲人矣。故曰犯淫者生而猶死。酒醉者猶死而已殮也。死者無生。善惡並止。醉者善念悉去。惡念愈生。嘉言懿行盡亡。而妄言回行羣出焉。醒時所必不敢爲。醉則悉爲之。故曰酒醉者。闔門於諸善。而闔門於諸惡。經云。孰爭乎。孰傷乎。孰隕於坎乎。孰目鑿乎。孰不虞之死乎。不亦肆於爵務飲酒者乎。又云。離智者於道。莫女與酒若也。聖亞吾斯丁云。酒過節。則奪心。鈍五官。昏靈神。煽淫慾。滄舌。朽血。弱體。銷精神。減壽命。又云。酒柔魔也。甘毒也。飴罪也。服之者。非特犯罪。全是罪也。自以爲飲酒而實飲於酒也。故經云。子勿自欺。酒醉者。無分於天國也。奈何哉。有人焉。欲醉以解憂。或勸醉以敬客乎。戒之哉。

今人設席豐盛。以爲優賓榮已。實則慢賓辱已也。以豐

厚待客者以淫根投其腹中矣。且意彼喜厚厭薄。故厚奉之。正以訕其侈奢無節廉耳。豈不甚慢之乎。古有賢者。或設席邀之。賢者曰。待我如以我爲德士。可也。夫我以豐厚待人爲敬人。必也望人以豐厚待我爲敬我。豈非明顯已之不廉。正自辱乎。瑣加得延衆賓。爲具甚薄。或謂之。答曰。人以是待我。我謂敬我。我以是待人。亦意人謂我敬已也。且彼客廉士。不謂不足矣。彼非廉者。我謂有餘矣。

醉者人所自喜之。蹇狂也。利爵國之法。因醉犯罪。戮倍於常。今大西諸國之法。因醉犯罪。自承醉者。戮輕於常也。行僂雖異。法意則同。彼曰。醉爲萬罪根。抵人故飲致醉。是故欲犯罪。罰宜倍重也。此曰。人靈而自承酒醉。是自承爲狂人。辱莫甚焉。遂可當大僂耳。故有志者。或因醉取罪。寧受全刑。不自承醉矣。大西國之俗。生平嘗一醉者。訟獄之人。終不引爲證佐。以爲不足信故也。或詈人以醉。則爲至辱。若撻諸市焉。

夫酒者俗謂之無舵之物也。海舟失舵。隨風進退。莫能使之正行避險也。理心者。人之舵也。理心以酒蔽蒙。

七克
人遂失其舵矣。故口舌容貌皆隨酒紊亂而動靜俱失其威重。浪笑戲言。污言詈言羣出。誹言尤多。是且不獨食禽獸之肉。又食人肉。不徒飲酒。又飲人血。易致大禍焉。凡令人漏泄中心之秘藏。莫酒若也。海風入水。波浪湧起。海底盡露。酒風入人。談言之波浪亦起。心底盡露矣。辣則德中。西古名國也。其俗張筵。客既集。則有監史戒之。曰。此中之言不出堂。有外傳者。目爲卑人也。故彼國有諺云。我憎有心記之客。知酒能亂人舌。令人慢人辱已。輸寫秘密。故酒間所聞言。不令得傳。以爲大戒焉。國事以密成。若機務漏洩。亦易致大亂矣。故治國所最忌者。彝酒也。經云。治國者勿畀之酒。酒所主。無秘計故耳。今大西諸國之俗。好酒者。不得與聞國事。防不密也。諾瑣王。有他國使臣來。先設盛饌。酒酣。扣之。遂能盡探其心意。及其國之秘計矣。

酒淫薪也。恣酒不恣淫。鮮矣。經云。慎勿酒醉。淫在其中。故也。西國上古之俗。少年及女人。皆有厲禁。勿飲酒。女人飲酒。犯姦也。今世女人。或少飲。甚希。女而醉。古

七克
今未聞焉。男子未三十。亦不得嘗一勺酒。蓋少年及酒。淫之兩翼耳。年少者。內火方熾。淫慾怒發。猶且難防。飲水減之不足。矧加酒以益火于其慾念。淫行可絕。貞德可冀哉。豈必少年。凡有志絕淫守貞者。皆視酒爲貞德之毒。非因疾弱。萬萬不獲已。必弗嘗之。酒入適心。心者諸情欲之地也。心血以酒熾。諸情與俱熾。始滅者復主。已生者增力。皆勃發焉。是以酒盛者。喜怒淫慾。酷害傲妬。諸情皆縱。理心爲酒烟蒙蔽。不能盡用其力以防之。罪益增。德益消矣。夫酒爲諸德之敵。諸惡之媒。而人不知以節用之。哀哉。

酒能傷心記。故健酒者健忘。又損神智。令人昏愚。經云。樂酒者不能成智。又云。智者不索與務逸樂人之地。諺亦曰。娛樂之城。智無寓。何也。果然之腹。念慮不精微。故不能澄徹。奧遠之理。撒辣滿西國宏智之王曰。我思遷心於智。故誓絕酒。酒人者。心恒昏昧。雖積大智。亦不能用其智。心意口言。弗智所令也。酒所令也。海舶風波之險。船師尚能用智。設方略。揀之。遇劫掠。能力敵之。若多滲水。載物過重。雖風恬海靜。師智船堅。

七克
役衆藝精亦自以本任沈淪終不能掾之恣饗之人
腹果於酒肉善念規勸羞忤地獄之畏天堂之望與
凡一切廸善董惡之道恣不能動其心而念慮願欲
靈神與形軀皆沈於罪海莫或能拯拯焉。

夫食飲無定度特取所須以益心力保康寧斯美矣定
所須勿聽饑渴何也壯強者饑渴之嗜恒過所須試
聽從饑渴之嗜而食食已必過飽胃氣亦不能盡化
不聽饑渴之嗜食不至飽食已必不饑自知足矣而
胃氣愈強乃知真饑渴所須有限過此以往皆饗嗜

也是以欲止饗者宜漸次度量詳審究察本身所須
應多應寡覺多則減覺少則加持中而止求定所須
勿埃食時宜先自定既定之後萬勿爲僞饑渴所欺
美味所牽致令踰限可也。

聖意納爵箴其徒曰爾能辭其旨習食飲蔬惡克饗愈
易也卽食佳味不能全消其味樂能減耗之亦可矣
問減耗之道曰就食必豫備食時所思道德之事聖
賢之德行或使形與神各得其養心有所思向道德
之事必不復傾於食飲而益減其娛樂絕其流於饗

之幾焉。且量定所當食飲。必在不饑渴之際。至饑渴時。萬萬勿違之。

古賢篤羅陡者。有多少年從遊學道。覺其食飲過度。欲節之。初任令食。後稍減之。匝月問饑否。曰。初減時稍饑。今已習不覺矣。次又減如初。漸令歸節。不自覺饑苦焉。

聖未曾德亦箴其徒曰。多味至前。爾取嘗所不樂。舍其所向樂。以克饗可也。其徒曰。物皆天主所造。用以養人。奈何舍好取惡耶。曰。天主造多味。如大王宴設也。多寡豐約。豈以賓客所當食飲爲度。特以其至尊富。所應借爲度矣。天主博造嘉味。以顯全能。敷布其無量德也。令人感其宏惠。因而愛事之。且令人取舍其中。以克饗習節也。若無此衆多味者。人無從得饗。是天主自節之。曷顯人之能節乎。

夫人因向物樂過當。得罪物主。今舍不犯義之物樂。以督責所取非義之娛。贖其罪負。感天主赦宥之。不亦宜乎。聖亞吾斯丁云。絕酒肉及諸美味之意。非因物有惡不可食者。惟以督謫本身贖其罪說也。人自知

七克
犯罪愈多且大。愈宜斷娛樂。既違於大。曷不自責於
微小。因饗背天主。離於道。固當因饑渴之微。責令復
向天主。歸於道矣。

不獨責已違之罪。亦防未違之罪。聖厄勒卧略云。不流
于非義者。獨能節用其義者是也。聖亞吾斯丁云。辭
謝嘉味。恐厚育形質。並育其邪情。形腴情壯。故難敵
矣。形質猶地。地本沃饒。復加漑壅。其生物愈繁碩暢
茂焉。地瘠少壅。生物亦且簡微羸瘠也。食薄形臞。情
欲雖發。替弱易克耳。食豐體充。情發甚猛。難敵矣。

饗情忽發。宜思世間貧匱者甚多。冀得疏糲充腸。則爲
大幸。爾應饗一殮之費。足拯多人之饑。爾一人饗不
令多貧人饑乎。天主賜爾大財。爾據以恣饗。用天主
去之恩。以違天主背本負恩罪。孰追乎。天主生爾。欲爾
勤於爲善。以事之。爾念慮。爾功業。悉在供口。年月時
刻。盡用樂腹。爾奉腹如奉天主。腹爲爾天主乎。盍思
凡聖賢德士。今與天神同福者。皆由減耗食飲之樂。
忍饑渴之苦。僅乃致之。爾終年務饗娛。與聖賢異行。
能與同報歟。奚啻不蒙天報。亦緣微體之暫樂。致全

身之永殃。不思甚哉。

論節德

人於萬類中。天主獨爲之大。其身小。其口者何。非以徵其宜節。廉於食飲乎。禽鳥逾薄。食者翼逾長大。能迅疾且高飛。多食如鷺鷥者。最肥。恒地居。翼不能舉其身也。人心之翼者。念慮願欲也。食飲多。身厚。念慮願欲皆重濁。其勢下墜。不能自舉。向上矣。食薄者。身軀疾。氣清。五官有力。心靈明朗。念慮精微。能通豁奧理。能思天事。願欲清潔。不染下土之塵垢。進善無滯閔。

而心自向於天主。冀天上之常命。識天主及已益明焉。

食飲者。我肉身所資以存生也。故爲吾人所不得不償之稅焉。償稅者。既滿所負。肯多償乎。夫食飲之須。恒兼於樂。故其食飲者。爲應性須邪。爲徇饕樂邪。最難明之。饕嗜屢竊。假須之貌。令人疑爲應性須之節德。而實徇饕情之罪讐也。故饕者。正道中之盜。未易避焉。聖亞吾斯丁云。饑渴性疾也。用食飲之藥治之。第身負饑渴之苦。恒求壓飽之安。嗜樂遂中道迎合之。

七
令以身之須掩飾饗嗜之樂。而令天主所賜以掾性疾者。自用以傷性喪德。可不慎哉。

經云。殺味至前。節用之。慎勿過多。致視爾者之憎與愾也。同人食後。後人始。先人終。節士於食飲際。所宜視有四。一曰時。節士之食有定候。非大故弗違之。經云。有國者。其尊人巨室。食飲有定時。弗違之。其食飲不圖應饗樂。惟應性須。止有幸之國耳。一曰味。節士得可食飲之物。以爲足。弗選也。偶遇甘旨。不棄。惟恐卽于饗。加意節用之。增于美。減吁數矣。厄被古西國無賴人也。一意求樂而恒蔬食。或問故。答曰。膏粱甘臠。我甚樂之。第求備之勞。勝食飲之娛。姑置焉。一曰幾。向節士就食。宜思並設兩客也。肉身一。靈神一。各食其味。芻豢蔬素。養肉身之味也。節德養靈神之味也。食飲以節。形飽於形味。神飽於神味。各得其養。皆安靜受益焉。食飲無節者。肉身有有餘之患。靈神有不足之患。皆受損焉。一曰狀貌。節士食飲。如口腹之主。雖饑餒。不使牽誘於食飲。而喪儀失度。無節之人。食飲至前。威容則紊。采頤。廷頸攘袂。振臂。肴羞杯案。欲并

吞之身居一席其手與目旋行諸方。耽耽旁睨如將攻城而揣所從入也。此皆著饗之跡。節士所宜避焉。夫節者。滅我淫火。拒彼邪魔。勝其煽惑。破其計謀。箴砭私欲。使服於理。祛形之濁。娛致心之清。樂抑傲。揚謙悔罪。啓心之暗昧。策怠惰。減寢寐。令人富于時。保身之安靖。消身之邪氣。延壽期。感天主之慈。蒙罪赦。釋罪罰。消諸惡。增諸德也。人情貪得多。以應口腹之嗜。口腹之嗜。以節克之。淡薄自足。貪吝之根。則斷。雖貧亦安矣。淫欲之火。以饗爲薪。饗既克。淫欲息滅也。故節謂之貞德之旌。絕饗者。貪吝淫諸情并息。心愈靜。于妄念愈觸。于穢欲思道益明。精進益速。無沮闕焉。故節德謂之智母。諸德爲肴。節德爲肴心之鹽。能令堅久。不致敗餲。生邪念穢欲之蛆也。又謂諸心與身疾之良藥也。且無論修道務克己之士。試察萬國人。雖甚愚無知。凡遇不虞之變。或畏天殃。或感格天主。求罪之赦。早禱雨。雨禱晴。戰禱勝。與夫一切禳禍致福。興作大事。皆知滅食。飲持齋最虔。故其間能濟大事者。無不減損肴味。以齋食自苦而成。就焉。鳥獸

昆蟲有無目者。無耳鼻者。獨口啖體。覺二官。雖甚微之。蟲皆有之。乃知二官最爲鄙陋焉。他官與物接。能自遠趨向之。二官獨否。非物狎近之。不能向覺之也。稍遠焉。娛則已矣。故其樂最短最濁矣。人深思節德之善妙大益。比饕樂之污醜短隘。非大愚焉。忍以此易彼哉。

節德之行不一。或絕諸種美味。或食飲甚薄。不至飽。或獨食果核。飲水。或獨食蔬菜。不下鹽豉膏油。或絕酒肉而齋素。皆節根之枝也。此都爲形軀之苦。未審是德。審是德與否者。更視趨向之志。若節食以衛身保命者。縱不爲惡。特愛己之情耳。若以省財釣名。屬傲貪矣。若以贖罪責克邪情。助德修此。則天主所愛。真節德也。真節德者。既戒食飲過多。又戒過少。既以節克多食之過。又以智克少食之不及。令就中也。食飲過多。則肉身距違。不若於理。過少。則肉身弱。不能輔神于行德。其害一也。是以齋素之食。與凡節德之行。非以傷生滅性。惟以去罪滅欲。能滅罪消欲。不及損身沮義行。智士之齋已。故曰肉身須以味衛之。勿隕

亦須以齋抑之。勿抗也。齋素而兼善德爲德。飾素食而兼罪惡爲罪。翳不去心之罪污。獨以齋食勞身。何益耶。戒人所可食之味。不戒所不可爲之慝。可謂德歟。聖百爾納云。口腹犯罪。獨齋可也。苟他體各造罪。盍目齋于邪視。耳齋于謗聽。舌齋于詆毀。手齋于妄作。心齋于欲罪乎。齋口不齋心。猶耕耨近田苗之地。而棄田苗矣。是故齋素者。以淨心奉之。天主。天主喜而受之。若心曩者。猶供嘉果而盛之穢槃。爲敬耶。褻耶。身瘠于齋食。心滿于倨傲。口絕于醇醲。心醉于忿憎。豈天主所喜齋歟。齋食者。須兼之利濟。爾節爾食。以食貧乏。節惠具得。貪饕并除。

或問於余曰。稽古我先聖賢。其齋也。止以滌除所難免之瑕穢。蠲潔其心。以虔事上帝。祭上帝也。佛教人我國之後。不然。皆勸食齋素。不茹葷。其志意則戒殺生也。蓋曰。前後萬世之人。與諸畜生。轉輪變化。前世爲鳥獸者。今世或爲人也。今世爲人者。後世未必不爲鳥獸也。因信此說。謂殺鳥獸者。其陰禍無殊殺人。故戒殺鳥獸。無殊戒殺人。其說正耶。其志意善惡。貴國

必有定論。幸以教我。

余曰。變化輪迴之說。有所自始。昔我大西之東境。厄勒祭亞國。亞德納城。有彼達卧辣氏者。始造爲之。因而流傳於世也。爾時亞德納城。多有名士。皆能格物窮理。分別正邪者。大詫其說。目爲狂誕。問之何故。忽創此言。答曰。世人往往恣惡不返。久矣。我痛其惡。創此說以懲之。諸士謫之曰。天主自有能勸善。能懲惡之正道。世人尚背違之。而肆爲惡。爾以無憑之誕言。圖令創懲不悖哉。世惡不可懲。而更遺此邪說流傳於世。以欺人亂正道。斯實天主及萬民之罪人耳。今我大西諸國。凡指一言一事。懸空無憑者。皆目爲彼達卧辣夢語也。

夫不殺生不爲德。亦非罪。殺生不爲罪。亦非德。仁德以愛天主爲主。次則愛人。廣此仁。俾及物。愛物亦真仁之徵印也。若特向物之愛。是爲仁影。豈真仁哉。

夫鳥獸疑爲人類轉生。愛不忍殺。斯因矜愛人。故矜愛鳥獸也。則其矜愛人。必倍至矣。今不忍殺生者。皆然乎。甚不然也。憐恤鳥獸。酷害人民。遇捕獲生物。捐貲

贖之。收養之。放釋之。至小民之困苦饑寒者。行乞者。曾不反顧跡之。甚遠乞之。甚悲恬然漠然。莫捐半菽也。卽有施子。豈緣愍其患。止以杜其煩擾耳。一錢半字。投擲於地。令俛拾之。視人如犬耶。或益以詢辱。豈施子哉。小西洋者。中華所稱佛地也。余暫居數月。熟稽其道言。審其行跡。以愛愍鳥獸爲一大事。建巨室崇壇邃宇。廣儲錢穀以養鳥獸。走人于四外。徧索諸鳥獸之老者病者。舍之養之。病死瘞之。病痊釋之。至窮苦之民。老者病者。病叫號者。僵仆地者。何論存恤收視亦莫之盼睽也。余異而問之。視鳥獸若此。其重者何。答曰。恐其爲人類轉生。故矜恤舍養之。余曰。然。因疑人類轉生。故愛禽鳥。蓋尤愛此見生未轉之人乎。抑爲其鳥獸轉生也。故不愛其人乎。曰。吾不識其是否。第從上以來。用是傳之。我用是守之耳。默無他答。懷慚而退。嗚呼。謫哉。邪魔矣。迷惑人心。必假善迹。令人以德貌自安自足。不復求真德也。矜恤鳥獸。自以爲仁。而天主所命。古今諸國聖人所訓。本性所具。仁愛哀矜同類人之真仁。旣不能致行之。亦并不識之。不

悟慈愛物不足爲德。不慈仁人足爲罪。不悟天主不
因殺鳥獸罰我。而因不愛人甚罰我。悲哉。非獨此也。
凡信輪迴之處。貧人生子。或慮養育之難。嫁娶之費。
輒殺之。曰。吾生爾貧。爾願爾死。蚤託生貴富家。正爾
福也。痛哉。中土聖賢言親親而仁民。我西國論殺至
親之罪。甚於殺人之罪。奈何哉。以偽慈之貌。飾殘賊
之心。借虛誣之言。掩故殺之辜。緣貪吝之情。忘父母
之慈。謬執大乎。則此諸被殺之小兒。非輪迴轉生之
一言。爲之方斧方刀也哉。語慈愛人慈人。行顯憎人
害人。此謂外襲羊皮。內懷狼心。正邪魔恚人類之酷
計也。此則信輪迴因果之明效矣。

夫信輪迴轉生之說。旣不足迪善。董惡亦反逆阻行善
之途。平開恣惡之路。何者。欲爲惡者。持此言懲之不
欲爲善者。持此言勸之。彼將曰。爲惡無他殃。爲善無
他酬乎。禽獸者。方其爲禽獸也。自適其性已矣。安樂
於我矣。夫安知前身之爲人。後身之爲禽獸。而以爲
苦。亦順其性已矣。縱轉爲鳥獸。曷足畏哉。若是行善
益怠。行惡益無忌矣。世有懼變鳥獸。而置所願爲之

惡行所不願行之善者。余未見其人也。信輪迴者。肯
內求諸心。實究圖之。自足爲證。何至溺所聞以自欺
乎。道德之士。遭世不虞之變。必反諸已。曰。天王降我
此苦。用以罰我罪。策我怠矣。猛省過愆。嚴督其勦。勤
於善。痛悔改圖之。或疑所循道非正。所行善非真。則
虛心質之天主。望開牖其愚。徵之聖賢先覺。求引翼
其行。是因世患致真福也。信因果者。不然。遇世之變
不反諸已。不省行事。不疑道術。惟曰。前因不善。受今
果報矣。目前顯明之罪惡。棄置不顧。不復改圖。而轉
目視未經之冥世。未犯之虛罪。豈非邪魔陷人於萬
罪之窞。而不令自覺之。至計哉。因果之說。可謂勸善
懲惡者乎。

夫據因果之說。甚惡人。當轉爲甚惡獸也。則習殘殺者
當爲獅虎屬。其次者。當爲牛馬屬矣。夫論性。彼鳥獸
之類。皆安于本性也。論情。卽馬牛之屬。生平受束縛
草食之苦。耕駕負任之勞。正於諸獸中爲最苦耳。獅
與虎。人獸皆畏避之。生平閒放。略無愁苦。其安樂不
十倍馬牛乎。夫據義。卽最惡人。當受最重罰。據輪迴

法卽最惡人受最輕罰豈天主全智所建生歿大道公義正惟愚人所爲悖道非義之蠢計耳。

夫彼淪畜道者自知先爲人類今以罪故罰爲畜乎。如曰不知必也以畜性自適不自知罰矣。且不願變其本性易之人性也不自知罰其所以受此罰之心與罪。又安能痛悔改哉。罪不痛改不去。罪不去。變畜之緣不滅。變畜之刑奚能自釋止哉。豈非淪畜道竟無法可轉爲人乎。或曰以受苦難償罪。罪贖刑已矣。余曰我聞艱難之忍足動天主之心能贖罪消刑。未聞艱難之任足感天主之心贖罪消刑也。彼淪畜道者不謂艱難不識善惡無意堅忍其艱難以贖罪焉能蒙罪之赦釋刑僇而轉爲人類耶。

如曰自知昔嘗爲人今以罪罰爲鳥獸必也以爲大苦難其靈神居鳥獸形中不勝憂懣哀悲苟冀一死則能脫乃禽之形而轉生爲人必不以見殺爲患其視見殺猶破狴狂見天日企足引領惟恐遲遲也。又曷爲戒殺之乎。若云能覺憂樂必亦能覺善惡知建功犯罪也。假令最惡人習于殘殺旣轉爲獅子虎狼旣

知為前生作虐。今生受罰矣。又復肆其毒害。搏攫援噬。而增其罪。死後又變為何物乎。虎狼為知善惡之物。必亦知畏知望也。盍建之懲惡勸善之法。盍與之明師。引之循善避惡乎。盍立之官司。以定其褒貶賞罰乎。既不能然。任其增惡。必不當復轉為人。豈不令世人日少。禽獸日多哉。然而禽獸不靈于人。人不能知前生之事。則禽獸之不知而自適其性。必矣。為禽獸樂也。不殺更樂也。是畜道為樂境也。

人所為善惡。靈神為主。形軀共之。其報應也。則靈神與形軀兼受義矣。世之富貴安樂。貧賤苦難。悉屬形軀。故皆為形軀之禍福。非靈神之禍福也。若以為德與罪之報。彼為善為惡之形軀。宜當之。今人形軀。祖謝即殮。瘞數日。則腐朽。永年不復離于棺槨。則爾所言轉生他處者。固非彼為善為惡之形質。乃再造之形質矣。夫為善建功之形質。腐朽于此。不為善不建功之形質。蒙福於彼。此形質犯罪。彼形質受殃。人聞之。愀然不忍。豈天主至公至平之義哉。

人行事欲知真善與否。在其志趣也。為善以尊天主之

命。行德爲德之美。則真善實德也。行德以冀名冀財。詎真德正屬傲貪矣。以世之富貴安樂定善德之報。則令行善作德者因而冀望之。是其善德徒善德之貌。實貪傲之性也。善德之性。以忒志先喪不免永歿。矧蒙吉祥之報哉。况世間諸罪惡之根抵有三。一好財。一好貴。一好安樂。人所爲大小罪惡悉此三根萌也。拔此三根。功德乃成人爲善而以轉生於富貴安樂處。定其報則用其所必絕以爲善者而報善也。是因爲善而投之喪善敗德。陷於萬罪之穽也。詎天主

酬實德之報。正邪魔忌德喪德之上計耳。

信因果者。旣無明理可據。則圖以事跡驗之。旣不能徵之以理。則圖徵之以目。曰某所某甲。生而能言。曰我本某家子也。此非我正父母。乃託生父母耳。又有能憶能言前身事者。是類甚多。非輪迴顯跡子。

余曰。明理所不足徵之事。徒目不足徵之。矧正理所謬事哉。天主賜人目。特以別色。目利甚微。或因疾病。或因物遠離。或因隔氣。物疎密屢致大謬。以黑爲白。大爲小。直爲曲也。邪魔欲欺人。亦能變物色與物形。亦

能昏迷人目。令視虛影爲實物。恃目別色。猶且謬誤。多端。豈可恃以徵事之實理哉。據目棄明理。據明理疑目孰非孰是乎。况所言輪迴顯跡者。此人言。又據彼人言。彼人又聞之他人言。展轉相信。實無有明視一人之輪迴者也。此獨耳爲證。又何嘗以目證耶。

夫正道易明。雖愚夫自能悟之。輪迴之說。萬國之民。未有能悟之者。聖賢明道之士。又皆刺譏之。勸人勿妄信焉。正道亦至公。天主欲人人知之。是用隨時隨處見明驗著顯跡。今覈佛教。未入諸國。所紀開闢以來。

未見未聞。有一人輪迴者。其間天縱神聖。亦未有言輪迴者。佛氏獨自輪迴。語曰。自訟自證。人必不信。輪迴之說。佛氏之訟也。輪迴之證。佛氏之徒也。流誑甚易。曷足信哉。行非禮。罪也。信非義。豈不爲罪乎。輪迴之說。至暗至私。絕不合理。多瑕。曩易攻。此真邪道之跡也。何足信正耶。信正之能免。輕信邪語之詭與僂歟。

輪迴之說。果有之。則自開闢以來。一靈神所經世界甚多。所見事所識人甚衆。竟無有一人能記一事。能識

一人而佛氏獨記其事。識其人。豈衆人獨善忘佛之徒獨善記耶。抑佛氏獨智而餘人皆愚乎。我明知已及衆人皆不記。不能明知。彼一人獨記。何必疑已與衆皆善忘。而不疑彼一人語爲誑語乎。

夫天主定善惡之褒貶。固以罰已犯之惡。賞已建之功德。亦以董未犯之惡。迪未建之功德也。若輪迴之變。實天主所設用以勸善懲惡。必也令人憶樂而望之。憶苦而畏之。其善與惡。乃能勸懲矣。若令全不能記憶善亦不足勸。惡亦不足懲。終何益於我哉。

若言前生爲某家之子。今生我者非真父母。惟托生之父母。更誕語也。人有神靈有形軀靈神者。天主自無中造有之。與父母無預也。惟有骨肉之身。由此男此女得之。故爲我父母也。夫今生之肉身異於前生之肉身也。前生之肉身。由彼男女得之。故實爲我父母。今生之肉身。由此男女得之。曷獨不實爲我父母乎。若今身之父母。非真父母。乃托生之父母。前身之前又有前身。前身之父母。亦不能爲我父母也。縱有生而爲此言者。正爲邪魔誘人。棄父子相愛敬之正道。

惑人心怪妖之語。豈輪迴之實徵哉。

或曰。輪迴爲虛誕。是已。敢問生死正理何如。余曰。靈神肉身兩者締結成人也。一肉身既成就。天主從無中造有。一靈神付與締結之人之性始全焉。此肉身之前。未嘗有此靈神也。是以凡人之靈神。初生時絕無知識。後隨目所視耳所聽。日漸滋長。其所曾知曾識焉。人既死後。雖甚惡者。其靈神萬世不能散滅。又不能轉生輪迴。乃隨死候所就。或善或惡。遂入其報應之境耳。既入此境。永不能復出。所受苦與樂。甚大無

極。非世間苦樂所能比其萬一。且非人心所能思。世理所能論也。此則天主所訓古今萬世。聖賢所信於已。所傳於世。不可易之正道矣。其他邪說。悉邪魔誘不肖之人。傳貽於世。以紛亂世人。使淪溺于罪也。其計甚秘。稍似實理。非天主牖明我心。難以盡識。罄避焉。蓋乾坤有主宰人物之主。世間有善惡之人。必有賞善罰惡之定法定所。卽所謂天堂地獄是也。邪魔懼人篤信此實理。必能去惡歸善。則令佛氏雜之。誣語多端。俾人雖信有天堂地獄。不以爲甚可畏。望而

輕忽之又作瑜珈邪法。謂捐少財物。卽天堂可倖致。地獄可倖免焉。又令兼之輪廻。再生之說。俾人悟斯。爲虛誕。并天堂地獄之說。俱當無憑。特寓言勸誘而已。旣不能信實有天堂地獄。則無所謂望於死後。去死後之畏與望。卽世法之賞罰。必不能稱人之善惡。使人肆于惡。怠于善。豈不日深歟。

